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南海吳研人著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北京平谷博物院  
圖書館  
太廟分館

857.47

436=5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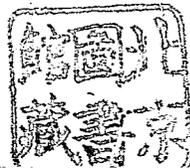


3 0471 2915 4

#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丁卷)目錄

- 第四十六回 翻舊案借券作酬勞 告賣缺縣丞難總督
- 第四十七回 恣兒戲未秩侮上官 忒輕生荐人代抵命
- 第四十八回 內外吏胥神姦狙猾 風塵妓女豪俠多情
-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氣 謠詞藻嫖界有機關
- 第五十回 溯本源賭徒充騙子 走長江舅氏召夫人
-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營繕室 亂烘烘連夜出吳淞
- 第五十二回 酸風醋浪拆散鴛鴦 半夜三更幾疑鬼魅
- 第五十三回 變幻離奇治家無術 誤交朋友失路堪憐
- 第五十四回 告冒餉把弟賣把兄 戕委員乃姪陷乃叔
-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軍門被逐 設施已畢醫士脫逃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丁卷)目錄



05155

A 212707



社會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下卷)

南海吳

第四十六回 翻舊案借券作酬勞 告賣缺縣丞難總督



當下我笑對述農道。因為開銷廚子。想出來的話。大約總不離吃飯的事情。了。述農道。雖然是吃飯的事情。却未免吃的齷齪一點。前任的本縣姓伍。這裡的百姓。起他一個渾名。叫做五穀蟲。我笑道。本草上的五穀蟲。不是糞蛆麼。述農道。因為糞蛆兩個字不雅。所以纔用了這個別號呀。那位伍大令。初到任時。便發誓每事必躬必親。絕不假手書吏家丁。大門以內的事。無論公私。都要自己經手。百姓們聽見了。以為是一個好官。歡喜的不得了。誰知他到任之後。做事十分刻薄。又且一錢如命。別的刻剝都不說了。這大門裡面的。一所毛廁。向來係家丁們包與鄉下人淘去的。每月多少。也有幾文好處。

竟是間接吃糞可發一笑

這位伍大令說是我說過不假。手家丁的還得我老爺自己。手於是他把每月這幾文臭錢也囊括了。却叫廚子經手去取拿來抵了飯錢。這不是個大笑話麼。我道那有這等瑣碎的人。真是無奇不有了。說話之間去打聽張鼎臣的人回來了。言是打聽得張老爺在古旗亭地方租有公館。我聽了便記着預備明日去拜訪。一面正和述農談天。忽然家人來報說繼之接了電報。我連忙和述農同到簽押房來問是甚事。原來前回那江甯藩台升了安徽撫台。未曾交卸之前數天。就把繼之請補了江都縣。此時部覆回來議准了。所以藩署書吏打個電報來通知。於是大家都向繼之道喜。過了這天。明日一早。我便出了衙門去拜張鼎臣。鼎臣見了我十分歡喜。便留着談天。問起我別後的事。我便大畧告訴了一遍。又想起當日我父親不在時。十分得他的力。他又曾經攔阻我給電信與伯父。是我不聽他的話。後來鬧到如此。

直。回。溯。到。第。二。回。事。又。是。補。筆。  
這。一。張。東。西。不。必。算。借。票。竟。可。算。是。謝。帖。一。笑。

我雖然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然而母親已是大不願意的了。當日若是聽了他的話。何至如此。鼎臣又問起我伯父來。我只得也畧說了點。說到自從他到蘇州以後。便杳無音信的話。鼎臣嘆了一口氣道。我拿一樣東西你看。說罷。引我到書房去坐。他在文具箱裡。取出一個信封。在信封裏面。抽出一張條子來。遞給我。我接過來一看。不覺吃了一驚。原來是我伯父親筆寫給他的。一百兩銀子借票。我還沒有開口。鼎臣便說道。那年在上海。長發棧令伯當着大眾說謝我一百兩銀子的。我爲人爽直。便沒有推託。他到了晚上。和我說窮的了。不得你令先翁遺下的錢。他又不敢亂用。要和我借這一百銀子。你想當時我怎好回覆他。只好允了他。便給了我這壓一張東西。自別後。他並一封。信也不曾有來過。我前年要辦驗看。寄給他一封。信要張羅點盤費。他隻字也不會回。我道。便是小姪別後。也不曾有信給世伯請安。這

兩年事情又忙點。還求世伯恕我荒唐。鼎臣道。這又當別論。我們是交割清楚的了。彼此沒了手尾。便是事忙路遠。不寫信也極平常。糾葛未清的。如何也好這樣呢。此時我要代伯父分辯幾句。却是辯無可辯。只好不做聲。而且自己家裡人做下這等對不住人的事。也覺得難爲情。想到這裡。未免踟躇不安。鼎臣便把別話岔開。談談他的官況。又講講兩淮的鹽務。我便說起述農昨天所說綱鹽的話。鼎臣道。這是幾十年前的話了。自從改了票鹽之後。鹽場的舉動。都大變了。大約當改鹽票之時。很有幾家鹽商吃虧的。慢慢的這個風波定了之後。倒的是倒定了。站住的也站住了。只不過商家之外。又提拔了多少人發財。那就是鹽票之功了。當日曾文正做兩江時。要栽培兩箇戚友。無非是送兩張鹽票。等他們憑票販鹽。這裏頭發財的不少。此刻有鹽票的人。自己不願做生意。還可以拿這票子租給人家呢。我道。改了票鹽

之後。只怕就沒有弊病了。鼎臣道。天下事有一利即有一弊。那裡有沒有弊病的道理。不過我到這裡日子淺。統共只住了一年半。不曾探得實在罷了。當下又談了一會。便辭了回來。回到衙門口。只見許多轎馬。到裡面打聽。纔知道繼之補實的信。外面都知道了。此時同城各官與及紳士。都來道喜。過得幾天。南京藩台的飭知到了。繼之便打點到南京去稟謝。我此時離家已久。打算一同前去。繼之道。我去。頂多前後五天。便要回到此地的。你何不等我回來了再走呢。我便答應了。過一天。繼之便到府裡稟知動身。我無事便訪鼎臣。或者不出門。便和述農談天。忽然想起繼之叫我訪察羅榮統的事。據說是箇鹽商。鼎臣現在是個鹽官。我何不問問鼎臣。或者他知道些。也說不定。想罷便到古旗亭去。訪着鼎臣。寒暄已畢。我問起羅榮統的事。鼎臣道。這件事十分奇怪。外面的人言不一。有許多都說是他不孝。又有許多說他。

又是一箇家庭的何事可嘆

六

母親、不好的。大抵家庭不睦，是那羅榮統怎樣不孝。只怕不見得。若要知道底細，只有一個人知道。我忙問是誰。鼎臣道：大觀樓酒館裏的一個廚子。是他家用的。多年老僕。今年不知爲着甚麼辭了出來，便投到大觀樓去。他是一定知道的。我道：那廚子姓甚麼。叫甚麼呢。鼎臣道：這可不知道了。不過前回有人請我吃館子，說是羅家出來了一個廚子，投到大觀樓去。做得好魚翅。這廚子是在羅家二十多年，專做魚翅的。合揚州城裡的鹽商請客。只有他家的魚翅最出色。後來無論誰家請客，多有借他這廚子的。我不過聽了這句話罷了。那裡去問他姓名呢。我道：這就難了。不比在館子裡當跑堂的，還可以去上館子。假以辭色，問他底細。這廚子是雖上他館子，他看不見的。怎樣打聽呢。鼎臣道：你苦苦的打聽他做甚麼呢。我道：也不是一定要苦苦打聽他。不過爲的人家多說揚州城裏有個不孝子，順便問一聲罷了。

當下又扯些別話談了幾句。便辭了鼎臣回去。和述農商量有甚法子可以訪察得出的。述農道。有了這厨子。便容易了。多俾繼翁請客。叫他傳了那厨子來。當一次差。我們在旁邊假以辭色。逐細盤問他。怕問不出來。我道。這却不好。我們這裡是衙門。他那裡敢亂說。不怕招是非麼。述農道。除此之外。可沒有法子了。我道。因為那厨子。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他羅家用的僕人。一定不少。總有辭了出來的。只要打聽着一個。便好商量。述農道。這又從何打聽起來呢。我道。這個只好慢慢來的了。當時便把這件事暫行擱下。不多幾天。繼之回來了。又到本府去稟知。即日備了文書。申報上去。即日作為到任日子。一班書吏衙役。都來叩賀。同城文武官。和鄉紳等。重新又來道喜。繼之一一回拜謝步。忙了幾天。方纔停當。我便打算回南京去走一遭。繼之便和我商量道。日子過的實在是快。不久又要過年了。你今番回去。等過了年。便到

上江一帶去查看。我陸續都調了些自己本族人在各號裏。你去查察情形。可以叫他們管事的。就派了他們管事左右比外人靠得住些。回頭便到下江一帶去。也是如此都辦好了。大約二月底三月初。可以到這裏。我到了那時。預備和你接風。我笑道。一路說來。都是正事。忽然說這麼一句取梢。倒像唱戲的好好一齣正戲。却借着科譚下場。格外見精神呢。說的繼之也笑了。我因爲日內要走。恐怕彼此有甚話說。便在簽押房和繼之盤桓談談說說。我問起新任方伯如何。繼之搖頭道。方伯倒沒有甚麼所用的人。未免太難了。到任不到兩個月。便鬧了一場大笑話。我道。是甚麼事呢。繼之道。總不過爲補缺的事。大約做藩台的。照例總有一個手摺。開列着各州縣姓名。那捐班人員。另有一個輪補的規矩。這件事連我也鬧不清楚。大抵每出了一個缺。看應該是那一個輪到。這個輪到的人。才具如何。品行如何。藩台都有個

何以忽然  
說出來未  
換了雖內  
中不知來  
少怪現狀  
也

成見的。或者雖然輪到。儼藩台的。也可以把他捺住。那捺住之故。不是因這個人。才具不對。品行不好。便是調劑私人。應酌大帽子。他擬補的人。便開在手摺上面。所開又不止一個人。總開到兩三個。第一箇總是應該補的。第二三箇是預備督撫揀換的。然而歷來督撫揀換的甚少。藩台寫了這本手摺。預備給督撫看的。本來辦得十分機密。這一回那藩台開了手摺。不知怎樣。被他帳房裡一位師爺偷看見了。便出來撞木鐘。聽說是鹽城的缺。藩台擬定一個人。被他看見了。便對那個人說。此刻鹽城出了缺。你只消給我三千銀子。我包你補了。那個人信了他。兌給他三千銀子。誰知那藩台不知怎樣。忽然把那個人的名字換了。及至掛出牌來。竟不是他。那個人便來和他說話。他暗想。這個木鐘撞啞了。然而句容的缺。也要出快了。這個人總是要輪到的。不如且把些說話搪塞過去。再說。便說道。這回本來是你的。因為制

官廳上直  
喊出買缺  
來處是怪  
事

台交代不得不換一個人。過幾天。句容出缺。一定是你的了。句容與鹽城都是好缺。所以那個人也答應了。到過了幾天。掛出句容的牌來。又不是的那箇人。又不答應了。他又把些話搪塞過去。再過了幾天。忽然掛出一張牌來。把那箇人補了。安東這可不得了了。那個人跑到官廳上去大鬧起來。說安東這個缺。每年要貼三千的。我爲甚反拿三千銀子去買他。鬧得箇不得了。藩台知道了。只得叫那帳房。師爺還了他三千銀子。並辭了他的館地方纔了事。我道。凡贓私的銀。是與受同科的。他怎敢鬧出來。繼之道。所以這纔是笑話啊。我道。這個人也可謂胆大極了。倘使藩台是有脾氣的。一面攥了帳房。一面詳叅了他。豈不把功名送掉了。大不了藩台自己也自行檢舉起來。失察在先。正辦在後。頂多不過一個罰俸的處分罷了。繼之笑道。照你這樣。火性還能出來做官麼。這個人鬧了一場。還了他銀子。便算了。還算好的呢。

竟是不敵卵

竟也是來算一賬也可發笑

前幾年福建出了箇笑話。比這個還利害。竟是總督敵不過一個縣丞。你說奇不奇呢。我道這一定又是箇怪物了。繼之道。這件事我直到此刻還有點疑心。那福建侯官縣縣丞的缺。怎麼個好法。竟有人拿四千銀子買他。我彷彿記得這縣丞姓彭。他老子是個提督。那回侯官縣丞是應該他輪補的。被人家拿四千銀子買了去。他便去上制台衙門。說有要緊公事。稟見制台。不知是甚麼。便見了他。他見了面。不說別的。只訴說他這箇縣丞捐了多少錢。辦驗看指省又是多少錢。從某年到省。直到如今。候補費又用了多少錢。要制台照數還了他。注銷了。這個縣丞不做官了。制台大怒。說他是箇瘋子。又說都照你這樣。候補得不耐煩。便要還銀注銷。那裡成這箇體統。他還銀注銷不成。體統難道買缺。倒是箇體統麼。這回侯官縣丞應該是卑職輪補的。某人化了四千銀子買了去。這又是箇甚麼體統。制軍一想。這回補侯

只會發怒  
一何可笑

官。縣。丞。的。却。是。自。己。授。意。藩。司。然。而。並。未。得。錢。這。句。話。是。那。裏。來。的。不。覺。又。大。怒。起。來。說。道。你。說。的。話。可。有。憑。據。麼。他。道。沒。有。真。憑。實。據。卑。職。怎。敢。放。恣。制。台。就。叫。他。拿。憑。據。出。來。他。道。憑。據。是。可。以。拿。得。但。是。必。要。請。大。帥。發。給。兩。名。親。兵。方。能。拿。到。制。台。便。傳。了。兩。名。親。兵。來。叫。他。帶。去。他。當。着。制。台。對。兩。名。親。兵。說。這。回。我。是。奉。了。大。帥。委。的。我。叫。你。拿。甚。麼。人。便。拿。甚。麼。人。制。台。也。分。付。只。管。聽。彭。縣。丞。的。指。揮。去。拿。人。他。帶。了。兩。個。親。兵。只。走。到。麒。麟。門。外。便。把。一。個。裁。縫。拿。了。翻。身。進。去。回。話。說。這。個。便。是。憑。據。制。台。又。大。怒。起。來。說。這。是。我。從。家。鄉。帶。來。的。人。最。安。分。那。有。這。等。事。並。且。一。箇。裁。縫。怎。麼。便。做。得。動。我。的。主。他。却。笑。道。大。帥。何。必。動。怒。只。要。交。委。員。問。他。的。口。供。便。知。真。假。他。是。大。帥。心。愛。的。人。承。審。委。員。未。必。敢。難。爲。他。等。到。問。不。出。憑。據。時。大。帥。便。把。卑。職。參。了。豈。不。乾。淨。制。台。一。肚。子。沒。好。氣。只。得。發。交。閩。縣。問。話。他。便。意。氣。揚。揚。的。

總督且奈何  
他不得知縣

跑到閩縣衙門立等着對質。閩縣知縣那裡肯就問他道：堂翁既然不肯問，就請同我一起去辭差。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在這裡和制軍拚命拚出來的，稍遲一會便有了傳遞，要鬧不清楚了。這件事鬧不清楚，我一定丟了功名。我的功名不要緊，只怕京控起來，那時就是堂翁也有些不便。知縣被他逼的沒法，只得升座提審，他却站在底下對質。那裁縫一味抵賴，他却嬉皮笑臉的對着裁縫蹲了下來，說道：你不要賴了。某日有人來約你在某處茶樓吃茶，某日又約你某處酒樓吃酒，某日你到某人公館裏去，某日某人到你家裡來送給你四千兩銀子的票子，是某家錢莊所出的票，號碼是第幾號，你拿到莊上去照票又把票打散了一千的一張幾百的幾張，然後拿到衙門裏面去，你好好的說了，免得又要牽累。見証你再不招，我可以叫一個人來，連你們在酒樓上面坐那一個座吃那幾樣菜說的甚麼話都可以一一

惡極妙極  
真是奈何  
他不得

說出來的呢。那裁縫沒得好賴。只得供了。說所有四千銀子。是某人要補侯官縣丞缺的使費。小姐得了若干。某姨太太得了若干。某姨太太得了若干。太太房裏的大丫頭得了若干。孫少爺的奶媽得了若干。一一招了。畫了。供。閩縣知縣便要。去稟覆。他說問明了。便不必勞。駕代我來。回話罷。說罷。攬取了。那張親供。便走。正是

取來一紙真憑據。准備千言辨是非。

要知那縣丞到底鬧到甚麼樣子。且待下回再記。

名之曰酬勞。而與以借據一紙。鷓蚌本未相持。而漁人竟得其利。此是何等手段。寫來可怕。而又終於發覺。正不知他日何以見人也。

諺有之云。拚死無大害。於此縣丞見之。而筆墨又能爲之傳神。寫來如頰上添毫。近人撰官場現形記。恐不及此神彩也。

受賄者及於太太房中之大丫頭與孫少爺之奶媽而不及者尙多讀者試掩卷思之此無筆墨處大有筆墨在其怪現狀乃在於不可思議之中也余讀至此處不覺戲評一語曰幸哉賄猶未及於少奶奶

第四十七回 恣兒戲末秩侮上官 忒輕生荐人代抵命

設身處地  
真是奈何  
他不得

繼之說到這裡我便揷嘴道法堂上的親供怎麼好攫取這不成了兒戲麼繼之道他後來更兒戲呢拿了這張親供去見制台却又不肯交過手只自己拿着張開了給制台看嘴裡說道憑據有在這裡請教大帥如何辦法制台見了倒不能奈何他只得說道我辦給你看他道不知大帥幾時辦呢制台沒好氣的說道三天之內總辦了說罷不睬他便進去了他出來等了三天不見動靜又去上衙門制台給他一個不見他等到了衙門期那天司道進見的時候却跟着司道掩了進去人家正在拱揖行禮的時候他突然走

妙妙竟是  
戲也好看  
煞人

近制台跟前把制台的衣裳一拉，說道：「喂，你說三天辦給我，看啊，今天第幾天了。我看見那裁縫又在那裡安穩穩的做衣裳了。」此時他闖在前面。藩台恰好在他後頭，看見這種情形，便輕輕的拉他一把，他回頭看時，藩台又輕輕的說道：「沒規矩，他聽見藩台又說了這句話，便大聲道：『沒規矩，賣缺的，便沒規矩，我不像一班奴顏婢膝的，只知道巴結上司，自以為規矩的了。不得我明日京控起來，看誰沒規矩說罷。』又把那裁縫的親供背誦了一遍。對臬台說道：『你是司刑名的，畫了這過付、贓私的供，只要這裏姨太太一句話，便要了出來，是有規矩，是沒規矩。此時一衆官員面面相覷，沒奈何。他何制台是氣的三尸亂暴，七竅生烟，一疊連聲叫把裁縫鎖了，交首縣去。是誰叫他出來的，他却冷笑道：『是七姨太太叫出來的，我也知道了，還裝糊塗呢。』說着，便伴長而出，嘴裡自言自語道：『閣不住我不幹了，看你咬掉了我的口。』」

此以二字

太鄙俚故  
也以口代之

大有掉臂  
遊行之樂

口甚麼。叫個規矩。走到了大堂以外。看見兩個戈什哈。正押着那裁縫要走。那裁縫道。太爺你何苦定要和我作對呢。他笑道。却是難爲了你。你再求七姨太太去罷。戈什哈道。好大的縣丞。他道。大也罷。小也罷。活着我這縣丞和總督去碰總督。得他過說着自去了。到了下半年。忽然藩台傳他去見對他說。制軍也知道這回老兄受了委屈了。交代給你老兄一箇缺。他却呵呵大笑起來道。我若是要了缺。我便是爲私不爲公了。我一心要和他整頓。整頓吏治。個把缺何足以動我心。他若不照例好好的辦。我便到京裡上控。方見得我始終是爲公事。我此刻受了一個缺。一年半載之後。他何難把我奏參了。他雖然年紀大。須知我年紀雖不及他。然而也不是個小孩子。他不要想把這點小甜頭來哄我。我只等三天不見明文。或者他的辦法不對。我便打算進京去上控。你叫他小心點。就是說罷。竟就不別而行的去了。我道。這個

總督向真  
是千古僅  
見老爺讀  
小當爲之  
此當爲之  
浮一大白  
專快人快

人倒是有心要整頓的。繼之道甚麼有心整頓。不過乘機訛詐。故爲刁難罷了。你想這件事牽涉到上房姨太太小姐。叫那制台怎樣辦法呢。那裁縫的親供又落在他的手裡。所以後來反是制台託人出來說話。同他講和。據說那侯官縣丞缺一年有八千的好處。三年一任共是二萬四千金。被他訛的一定要了一任好處纔罷了手呢。我笑道這倒是樁爽快事。假使候補官個個如此。那賣缺之風可以絕了。繼之也笑道你這句話只好在這裡說。若到外面說了人家就要說此風不可長了。其實官場上面的笑話車量斗載。也不知多少。前年和法蘭西打仗的時候。福建長門礮台沒有人敢去守。只有一個姓藍的都司肯去。他叫做藍寶堂。得了札子到差之後。便去見總督。回說向來當礮臺統領的都是提督總兵。此刻卑職還是個都司鎮壓不住。求大帥想法子。總督說你本是個都司。有甚法子好想呢。他說大帥不能想法子。

都。可。謂。怪。開。  
狀。矣。然。無。  
此。時。思。  
門。守。長。  
人。其。現。  
狀。更。當。何。  
如。

卑職。駕。馭。不。來。只。好。要。辭。差。了。制。台。一。想。那。法。蘭。西。虎。視。眈。眈。的。看。着。福。建。這。個。差。事。大。家。都。不。肯。當。若。准。他。辭。了。又。委。那。個。呢。只。得。答。應。他。道。你。且。退。去。我。這。裡。同。你。想。法。子。便。了。他。道。頂。色。不。紅。一。天。也。駕。馭。不。住。卑。職。只。得。在。這。裏。等。着。等。大。帥。想。了。法。子。之。後。再。回。防。次。去。的。了。制。台。被。他。撈。的。沒。了。法。便。發。氣。道。那。麼。你。去。戴。箇。紅。頂。子。暫。算。一。個。總。兵。罷。他。便。打。了。個。扞。說。謝。過。大。帥。居。然。戴。起。紅。頂。子。來。我。道。這。竟。是。無。賴。了。繼。之。道。這。個。人。聽。說。從。小。就。無。賴。他。小。時。候。和。他。娘。住。在。娘。舅。家。裏。大。約。是。沒。了。老。子。的。了。却。又。不。安。分。一。天。偷。了。他。娘。舅。四。十。元。銀。沒。處。安。放。怕。人。在。身。上。搜。出。却。拿。到。當。鋪。裡。當。了。兩。元。他。娘。舅。疑。心。到。他。却。又。搜。不。出。贓。證。他。娘。等。他。睡。着。了。搜。他。衣。袋。搜。出。當。票。來。便。去。贖。了。出。來。正。是。四。十。元。的。原。贓。他。娘。未。免。打。了。他。一。頓。他。便。逃。走。了。走。到。夾。板。船。上。去。當。水。手。幾。年。沒。有。音。信。回。去。過。了。三。四。年。他。忽。然。

千古奇事

千古奇談

自己便絕  
了情却要  
以情動其  
母我若爲  
其母偏不  
走任他撒

託人帶了八十元銀送給他母親。他母親盤問來人，知道他在夾板船上，並且船也到了，便要見他一面，叫來人去說。來人對他說了，他又打發人去說。說道：我今生今世不回家的了，要見我，可到岸邊來見他娘。念子情切，便飛奔岸邊來。他却早已上岸，遠遠望見他母親來了，便扒上樹去。那顆樹又高又大，他一直扒到樹梢。他娘來了，他便問你要見我做甚麼。他娘說：你扒到樹上做甚麼？快下來相見。他說：我下來了，你要和我鬪，我是發過誓不回家的了。從前爲了四十元銀，你已經和我絕了母子之情。我此刻加倍還了你。從此義絕恩絕了。你要見我，無非是要看看我的面貌。此刻看見了，你可回去了。他娘說：我守在此處，你終要下來。他說：你再不走，我這裡一撒手，便跌下來死了。看你怎樣。他娘沒了法，哀求他下來。他始終不下，哭哭啼啼的去了。他便笑嘻嘻的下來，對着娘，他還這等無賴呢。我道：這不獨無賴，竟是滅

手跌下看  
他如何

竟如待囚  
徒一般此  
倒是快人  
快事  
此所謂惡  
人先告狀

盡天性的了。繼之道。他還有無賴的事呢。他管帶「海航」差船的時候。有一個福建船政局的提調。奉了船政大臣的委。到臺灣去公幹。及至回福州時。坐了他的船。那提調也不好。好好的官艙他不坐。一定要坐管帶的房。若是別人也沒有不將就的。誰知遇了他這個寶貨。一聽說提調要坐他的房。他馬上把一切被褥傢伙都搬了出來。只騰下一所空房。便請那提調去住。騙得提調進房。他却把門鎖了。自己帶了鑰匙。然後把船駛到澎湖相近埠頭。最大的地方。顛播了一日一夜。又不開飯。給他吃。那提調被他顛播得嘔吐。狼藉腹中。又是饑餓不堪。房門又鎖着。叫人也沒得答應。同他在海上飄了三天。纔駛進口。進口之後。還不肯放自己先去見船政大臣。說此番提調坐了船來。卑職伺候不到。被提調大人動了氣。在船上任情糟蹋自己。帶了爨具。便在官艙燒飯。卑職勸止。提調又要到卑職房裏去燒飯。卑職只得把

房讓了出來。下次遇了提調的差，請大人另派別人。云云。告訴了一遍。方纔回船。把他放了。那提調狠不堪。到了岸上，見了欽差，回完了公事，話正要訴苦。纔提到了海。航管帶四個字，被欽差拍着桌子，狗血噴頭的一頓大罵。我笑道：「雖然是無賴，却倒也爽快。繼之道：「雖然是爽快，然而出來處，究竟不宜如此。我還記得有一個，也是差船管帶，却忘記了他的姓名了。帶的是「伏波」輪船。他是廣東人。因為伏波常時駐紮福州，便回廣東去接取家眷。到福州居住。在廣東上輪船時，恰好閩浙總督何小宋的兒子中了舉，也帶着家眷到福州。海船的房艙本來甚少，都被那位何孝廉定去了。這位管帶也不管是誰，便硬佔了人家定下的兩個房艙。那何孝廉打聽得他是伏波管帶，只笑了一笑，不去和他理論。等到了福州，沒有幾天，那管帶的差事就撤掉了。你想取快一時的，有甚益處麼？不過這藍寶堂雖然無賴，却有一回

一衆大小官員都無一箇不賴

無賴得十分爽快的。就是前年中法失和時。他守着長門礮台。忽然有一天來了一艘外國兵船。我忘了是那一國的了。總而言之不是法蘭西的。他見了。以爲我們正在海疆戒嚴的時候。別國兵輪。如何好到我海口裡來。便拉起了旗號。叫他停輪。那船上不理。仍舊前行。他又打起了旗號。知照他。再不。停輪。便開礮了。那船上仍舊不理。他便開了一礮。轟的一聲。把那船上的望台。打毀了。吊橋。打斷了。一個大副受了重傷。只得停了輪。到了岸上來。驚動了。他的本國領事打官司。一時福建的大小各官都嚇得面無人色。戰戰兢兢的出來會審領事官也氣忿忿的來到這藍費堂。却從從容容的到了法堂之上。侃侃直談。據着公理。爭辯。竟被他得了贏官司。豈不爭氣。誰知當時。閩省大吏。非獨不獎他。反責備他。交代說這一回是僥倖的。下次無論何國船來。不准如此。後來法國船來了。他便不敢做主。打電報到裡面去。請示回

電來說不准開礮。等第二艘來了。再請示。仍舊不准。於是法蘭西陸續來了。二十多號船。所以纔有那馬江之敗呢。我道說起那馬江之敗。近來臺灣改了行省。說的是要展拓生番的地方。頭回我在上海經過。聽得人說。這件事頗覺得有名無實。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繼之道。便是我這回到省裡去也。聽得這樣說。有個朋友從那邊來。說非但地方弄不好。並且那一位劉省三大帥。自己害了自己。我道這又爲何。繼之道。那劉省帥向來最恨的是吃鴉片烟。這是那一班中興名將公共的脾氣。惟有他恨的最利害。凡是屬下的人。有煙癮的。被他知道了。立刻撤差。驅逐。片刻不許停留。是他帳下的兵弁。犯了這個。還要以軍法從事呢。到了臺灣。瘴氣十分利害。凡是內地的人。大半都受不住。又都說是鴉片烟可以銷除瘴氣。不免要吃幾口。又恐怕被他知道。於是設出一法。要他自己先上了癮。我道他不吃的。如何會上癮。繼之

道。所以。要。設。法。呀。設。法。先。通。了。他。的。家。人。許。下。了。重。謝。省。帥。向。來。用。長。煙。筒。吃。旱。煙。叫。他。家。人。代。他。裝。旱。煙。時。偷。攪。了。一。個。鴉。片。煙。泡。在。內。天。天。如。是。約。過。了。一。個。多。月。忽。然。一。天。不。攪。煙。泡。了。老。頭。子。便。覺。得。難。過。眼。淚。鼻。涕。流。個。不。止。那。家。人。知。道。他。癮。來。了。便。乘。機。進。言。說。這。裡。瘴。氣。重。得。很。莫。非。是。瘴。氣。作。怪。何。不。吃。兩。口。鴉。片。試。試。看。他。那。裡。肯。吃。說。既。是。瘴。氣。自。有。瘴。氣。的。方。子。可。請。醫。生。來。診。治。那。裡。禁。得。醫。生。也。是。受。了。賄。囑。的。診。過。了。脈。也。說。是。瘴。氣。非。鴉。片。不。能。解。他。還。是。不。肯。吃。熬。了。一。天。到。底。熬。不。過。雖。然。吃。了。些。葯。又。不。見。功。效。只。得。拿。鴉。片。煙。來。吃。了。幾。口。下。肚。便。見。精。神。從。此。竟。是。一。天。不。能。離。的。了。這。不。是。害。了。麼。我。道。這。種。小。人。真。是。防。不。勝。防。然。而。也。是。吃。旱。煙。之。過。偷。使。連。這。旱。煙。都。不。吃。他。又。從。何。下。手。呢。繼。之。道。就。是。連。旱。煙。不。吃。也。可。以。有。法。子。的。我。初。到。省。那。一。年。便。當。了。一。個。洋。務。局。的。差。事。一。個。同。寅。是。廣。東。

人。他對我說。香港有一個外國人。用了一個廚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一向相安無事。忽然一天。把那廚子辭掉了。便覺得合家人都無精打彩起來。吃的東西都十分無味。以爲新來的廚子不好。再換一個也是如此。沒了法。只得再叫那舊廚子來說也奇怪。他一回來。可合家都好了。我道。難道酒菜裡面也可以下鴉片煙麼。繼之道。酒菜裡面雖不能下外國人飯後必吃一杯咖啡。他煮咖啡之時。必用一個煙泡放在裡面。等滾了兩滾。再撈起來。這咖啡本來是苦的。又攪上糖纔吃。如何吃得出來。久而久之。就上了癮了。我道。鴉片煙本是他們那裡的。就叫他們吃上了。不過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不知那劉省帥吃上了之後。怎麼樣。繼之道。已經吃上了。還怎麼樣呢。我道。他說要開拓生番的地方。到底不知開拓了多少。繼之道。頭回看見京報。有他的奏章。說是已經降了多少。每人給與薙刀一把。大約總

生番尙知  
愛種凌同  
族者當不  
齒於生番  
矣

有些降服的。然而究竟是未開化的人。縱然降服了。也不見得是靠得住。他那殺人。不眨眼的野性。忽然高興。又殺個把人來頑頑。如何約束得住他呢。而且他殺人。專殺的是我們這些人。自己却不肯相殺的。殺了人。把腦袋帶回去。弄些酒來。在死人腦袋的嘴裏灌進去。等他在嗓子裡流出來。却接在自己嘴裡吃了。吃了之後。便出去打獵。若是這回獵得禽獸多的。回來便把這腦袋敬如神明。若是獵不着甚麼回來。便把這腦袋盡情的亂摔亂踢了。他還有一層。絕不怕死。說出來還要令人可笑呢。那生番裡面。也有個頭目。省帥因爲生番每每出來殺人。便委員到裡面去。和他的頭目。立了一個約。如果我們這些人殺了生番。便是一人抵一命。若是生番殺了我們這些人。却要他五個人抵一個命。這不過要嚇得他不敢再殺人的意思。他那頭目也應允了。誰知立了約不多幾天。就有了生番殺人的事。地方官便捉拿兇

跑三個生  
番捨命以  
存信不  
謂非義士  
也願讀者  
勿以笑話  
目之

手。誰。知。這。個。生。番。只。有。夫。妻。兩。個。父。母。兄。弟。子。女。都。沒。有。的。雖。捉。了。來。還。不。够。抵。命。也。打。算。將。就。了。結。了。誰。知。過。得。幾。天。有。三。箇。生。番。自。行。投。到。說。是。兇。手。的。親。戚。薦。他。來。抵。命。以。符。五。人。之。數。的。你。說。奇。不。奇。正。是。

義俠捐生踐然諾。鴻毛番重泰山輕。

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一箇縣丞。一箇都司。戲弄上官。如提傀儡。好看煞人。然而上官實自取之耳。此一層怪現狀。當從對面看。不能從正面看。蓋看正面意思淺。看反面意思乃深也。

看騙上煙癮一節。真是令人處世防不勝防。

今人處事。每以趨避爲能。使來代抵命之生番見之。能毋齒冷。

抵命可代已奇。荐人代抵命已甚奇。乃被荐即願往代抵命。不尤琳耶。此

殆視生死如無物者矣。

第四十八回 內外吏胥神姦狙猾 風塵妓女豪俠多情

只如此已  
算是好官  
一嘆

我正和繼之說着話時。只見刑房書吏拿了一宗案卷進來。繼之叫且放下。那書吏便放下。退了出去。我道。人家都說衙門裡書吏的權。比官還大。差不多州縣官。竟是木偶。全憑書吏做主的。不知可有這件事。繼之道。這看本官做得怎樣罷了。何嘗是一定的。不過此輩舞弊起來。最容易上下其手。這一邊想不出法子。便往那一邊想。那一邊又想不出來。他也會別尋門路。總而言之。做州縣官的。只能把大出進的地方防閑住了。那小節目不能處處留心。只得由他去的了。我道。把大出進的防閑住了。他們縱在小節目上出些花樣。也不見得能有多少好處了。怎麼我見他們都是很闊綽的呢。繼之道。這個那裡說得定。他們過了機會。只要輕輕一舉手。便是銀子。前年蘇州接

了一角刑部的釘封文書。凡是釘封文書，總是斬決要犯的居多。拆開來一看，內中却是雲南的一個案件。大家看見莫名其妙，只得把他退回。去直等到去年年底，又來了一角，却是處決一名斬犯事後，大家傳說纔知道這裡面一個大毛病。原來這一名斬犯本來是個富家之子，又是箇三代單傳，還沒有子女，不幸犯了箇死罪，起先是百計出脫，也不知費了多少錢，無奈證據確鑿，情真罪當，無可出脫，就定了箇斬立決。通詳上去，從定罪那天起，他家裡便弄盡了神通，先把縣署內監買通了，又出了重價，買了幾個鄉下姑娘，都是身體肥壯的，輪流到內監去陪他住宿，希圖畱下一點血脈。然而這件事遲早却不由人做主的，所以多就閣一天，好一天，於是又在臬司和撫臺那裡設法，就閣這裏面已經不知捺了多少日子了，却又專差了人到京裡去，在刑部裡打點鍊案，如山的雖打點也無用，於是用了巨款，賄通了書。

吏求他設法不求開脫死罪只求延緩日子刑部書吏得了他的賄賂便異想天開的設出一法來這天該發兩路釘封文書一路是雲南的一路是江蘇的他便輕輕的把江蘇案卷放在雲南文書壳裡把雲南案卷放在江蘇文書壳裡等一站站的遞到了江蘇拆開看過知道錯了又一站站的退回刑部刑部堂司各官也是莫名其妙跟查起來知道是錯封了只好等雲南的回來再發又不知等了多少時候雲南的纔退回來然後再封發了這一轉換間便耽閣了一年多你說他們的手段利害麼我道耽閣了這一年多不知這犯人有生下子女沒有繼之道這個誰還打聽他呢我道文書何以要用釘封這却不懂並且沒有看見過這樣東西繼之道兒戲得很那文書不用漿糊封口只用錐子在上面扎一個眼兒用紙撚穿上算是一個釘子算是這件事情非常緊急來不及封口的意思我道不怕人家偷拆了看麼

發一個烟  
迷去了  
千金吃了  
人何不吃  
省猛烟五

繼之道。怕甚麼。拆看釘封公文。是照例的。譬如此刻有了釘封公文。到站遇了空的。時候。只管拆開看看。有甚要緊。只要不把他弄殘缺了。就是了。我道。弄殘缺了。就怎樣呢。繼之道。此刻譬如我弄殘缺了。倒有個現成的法子。了從前。有一個出過事的。這個州縣官。是個鴉片鬼。接到了這件東西。他便抽了出來。躺在煙炕上。看不提防。發了一個煙迷。把裏面文書燒了一個角。這一來。嚇急了。忙請了老夫子來。商量這個老夫子好得很。他說。幸而是燒了裏面的。還有法子。好。想若是燒了壳子。就沒法想了。然而這個法子。要賣五千銀子呢。那鴉片鬼沒法只得依了他。他又說。這個法子。做了出來。便不稀奇。怕東翁要。賴。必得先打了票子。再說出來。鴉片鬼沒法只得打了票子。給他。他接了票子。拿過那燒不盡的文書。索性放在燈頭上。燒了。可笑那鴉片鬼。嚇得手足無措。只說這回坑死我了。他却不怕。拿一張空白的文書。

賺了錢子  
還賺了烟  
急吃烟人  
何不猛省

急智不可  
及被作者  
寫了出來  
却教乖人  
不少也

紙放在壳子裡。面仍舊釘好。便發出去。那鴉片鬼還不明白。扭着他。拚命他偏不肯就。說出這裏面的道理來。故意取笑。由得那鴉片鬼着急。鬧了半天。他方纔說道。這裏發出去。交到下站。下站拆開看了。是個空白。請教他。敢聲張麼。也不過照舊封好。發去罷了。以下站站如此。直等到了站頭。當堂開拆。見了個空白。他那裡想得到。是半路掉換的呢。無非是怪部吏粗心罷了。如此便打回到部裡去。部裡少不免要你擔了這粗心疏忽的罪過。縱不然他便行文到各站來查。試問所過各站誰肯說是我私下拆來看過的呢。還不是推一個不知。就是問到這裡。也把不知兩個字還了他。這件事不就過去了麼。可笑那鴉片鬼。直到此時纔恍然大悟。沒命的去追悔。那五千銀子。我笑道。大哥說話一向還是這樣。只管形容別人。繼之也笑道。這樣一箇小。小元虛說穿了一文不值的。被他硬訛了五千銀子。如何不懊悔。便是我憑。

空上了。這箇當我也。要懊悔的。何嘗是形容人家呢。說話時。述農着人來請我到帳房裏。我便走了過去。原來述農已買了一方青田石來。要我仿刻那一方「節性齋」的圖書。我笑道。你真要幹這箇麼。述農道。無論幹不幹。仿刻一個。總不是犯法的事。說着。取出那幅橫披來。我先把圖書石驗了大小。嫌他大了些。取過刀來。修去了一道邊。驗得大小對了。然後摹了那三個字。鐫刻起來。刻了半天。纔刻好了。取過印色。蓋了一個。看有不對的去處。又修改了一會。蓋出來看。却差不多了。述農看了。說像得很。另取一張薄貢川紙來。蓋了一個。蒙在那橫披的圖書上去對。看了又看道。好奇怪。竟是一絲不走的。不覺手舞足蹈起來。連橫披一共拿給繼之看去。繼之也笑道。居然充得過了。述農笑道。繼翁。你提防他私刻你的印信呢。我笑道。不合和你作了。這一個假。你倒要提防我做起賊來了。繼之道。只是印色太新了。也是要看出來。

原來是一位多才多藝的

四顧四十  
五回事

的。述農道。我學那書畫家。撒點桃丹。去了那層油光。自然不新了。我道。這  
個不行。要弄舊他。也很容易。只是賣了東西。我要分用錢的。述農笑道。阿彌  
陀佛。人家窮的要賣字畫了。你還要分用錢呢。我笑道。可惜不是福建人。畫  
的。擲骰子圖。不然。我還可望個三七分用呢。述農笑道。罷罷。我賣了好歹請  
你。你說了那甚麼法子罷。說了出來。算是你個金石家。我道。這又不是甚麼  
難事。你蓋了圖書之後。在圖書上。鋪上一層頂薄的桑皮紙。在紙上撒點石  
羔粉。叫裁縫拿熨斗來熨上幾熨。那印色油自然都乾枯了。便是舊的。若用  
桃丹。那一層鮮紅。火氣得很。那裏充得過呢。述農道。那麼我知道了。你那裡  
是甚麼金石家。竟是一個製造贗鼎的工匠。說的繼之也笑了道。本來作假  
是此。刻最趨時的事。方纔我這裏纔商量了一起命案的供詞。你想。命案。供  
詞。還要造假的。何況別樣。我諾道。命案怎麼好造假的。繼之道。命案。是真的。

說得可歎

因爲這一起案子牽連的人太多，所以把供詞改了，免得牽三搭四的，左右殺人者死，這兇手不錯，就是了。述農道：不錯，從前我到廣東去就事，恰好就碰上一回，幾乎鬧一個大亂子，也是爲的是真命假案。我道：甚麼？又是真命假案呢？述農道：就是方纔說的，改供詞的話了。總而言之，出了一個命案，問到結案之後，總要把本案牽涉的枝葉一概刪除淨盡，所以這案就不得不假了。那回廣東的案子，實在是械鬪起的，然而叙起械鬪來牽涉的人自然不少。於是改了案卷，只說是因爲看戲碰撞彼此，扭毆致斃的。這種案卷總是臬司衙門的刑名主稿，那回奏報出去之後，忽然刑部裡來了一封信，要知廣州城大小各衙門借十萬銀子，制臺接了這封信，吃了一大驚，却又不詳，細思，纔想到了。奏報這案子，聲稱某月某日看戲肇事，所說這一天恰

他還要笑  
看他看得  
如無事一

還要說容  
易

好是忌辰。凡忌辰是奉禁鼓樂的日子。省會地方如何做起戲來。這個處分如何擔得起。所以部裡就借此敲詐了。當下想出這個緣故。制臺便很命的埋怨。臬司。臬司受了埋怨。便回去埋怨刑名老夫子。那刑名老夫子檢查一檢。查果然不錯。因笑道。我當是甚麼大事。原來爲了這箇。也值得埋怨起來。臬台見他說得這等輕描淡寫。更是着急。說道。此刻大部來了。信要和合省官員。借十萬銀子。這個案是本衙門的原詳。鬧了這個亂子。怕他們不向本衙門要錢。却怎生發付。那刑名師爺道。這個容易。只要大人去問問制臺。他可捨得三個月俸。如果捨得。便大家沒事。如果捨不得。那就只可以大家攤十萬銀子去應酬的了。臬臺問他。捨得三個月俸。便怎麼辦法。他又不肯說。必要問明了。制臺方纔肯把辦法說出來。臬臺無奈。只得又去見制臺。制臺聽說。只要三個月俸。如何不肯便一口應承了。交代說。只要辦得妥當。莫說。

偏有許多  
機智令人  
可愛令人  
可怕

三個月。便是三年也。願意的。臬司得了。意旨。便趕忙。回衙門去。說明原委。他却早已擬定。一箇摺稿了。那摺稿。起首的。帽子。是奏爲。自行檢舉事。某月日。奏報。某案。看戲。肇事。句內。看字。之下。戲字。之上。誤脫落。一猴字。云云。照例。奏摺內。錯一個字。罰俸三個月。於是乎。熱烘烘的一件大事。輕輕的被他弄的。瓦解冰銷。你想。這種人。利害麼。我笑道。原來。這等大事。也可以假的。區區一箇圖章。更不要緊了。當下談了一會。各散。我到鼎臣處。告訴他要到南京。順便辭行。到了次日。我便收拾行李。渡江過去。到得鎮江號裡。却得了一封繼之的電報。說上海有電來。叫我先到上海去一次。我便附了下水輪船。逕奔上海。料理了些生意的事。盤桓了兩天。又要動身。這天晚上。正要到金利源碼頭上船。忽然金子安從外面走來。說道。且慢着走罷。此刻黃浦灘一帶。嚴緊得很。管德泉吃了一驚道。爲着甚麼事。子安道。說也奇怪。無端來了。幾十。

箇人去打劫有利銀行。聽說當場拿住了兩個。此刻派了通班巡捕在黃浦灘一帶稽查呢。我道。怎樣銀行也去打劫起來。真是無奇不有了。子安道。在上海倒是頭一次聽見。德泉道。本來銀行最易起歹人的覬覦。莫說是打劫。便是冒取銀子的也不少呢。他的那取銀的規矩。是上半年送了支票去。下半年纔拿銀子。所以取銀的人放下票子就先走了。到下半年纔去拿。等再去拿的時候。是絕無憑據的了。倘被一個冒取了去。更從那裡追尋呢。子安道。這也說說罷了。那裡便冒得這般容易。德泉道。我不是親眼見過的。也不敢說。前年我一箇朋友到有利去取銀。便被人冒了。他先知道了。你的數目知道。你送了票子到裡面去了。他却故意和你拉殷勤。請你吃茶。吃酒。設法絆住你一點半點鐘。却另差一個人去冒取了來。你奈他何呢。這裡正在說話。忽然有人送來一張條子。德泉接來看了。轉交與我。原來是趙小雲請到

黃銀寶處吃花酒。請的是德泉水安和我三箇人。德泉道：「橫豎今夜黃浦灘路上不便。緩一天動身。也不要緊。何妨去擾他這一頓呢。」我是無可無不可的。便答應了。」德泉又叫子安。子安道：「我奉陪不起。你二位請罷。替我說聲心領謝。」我和德泉便不再強。二人出來。叫了車。到當仁里黃銀寶家。與趙小雲廝見。此時座上已有四五个客。小雲便張羅寫局票。內中只有我沒有叫處。小雲道：「我來薦給你一個。於是舉筆一揮而就。我看時。却是寫的。」東公和里洗月卿。一寫過了。發下去。這邊便入席吃酒。不一會諸局陸續到了。沈月卿坐在我背後。我回臉一看。見是個瘦瘦的臉兒。倒還清秀。只見他和了琵琶。唱了一枝小曲。又坐了一會。便轉坐到小雲那邊去。與我恰好是對面。起先在我後面時。不便屢屢回頭看他。此時倒可以任我盡情細看了。只見他年紀約有二十來歲。清俊面龐。眉目韶秀。只是隱隱含着憂愁之

色更有一層奇特之處。此時十一月天氣。明天已是冬至所來的局。全都穿着細狐。洋灰鼠之類。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頭上的首飾亦都甚華燦。只有那沈月卿只穿了一件元色縐紗皮襖。沒有出鋒。看不出甚麼。統子後來小雲輸了拳。他伸手取了酒杯代吃。我這邊從他袖子裏看去。却是一件羔皮統子。頭上戴了一頂烏絨女帽。連帽準也。沒有一顆。我暗想。這個想是很窮的了。正在出神之時。諸局陸續散去。沈月卿也起身別去。他走到房門口。我回眼一望。頭上繫的是白頭繩。押的是銀押髮。暗想他原來是穿着孝在這裏。正在想着。猛聽得小雲問道。我這個條子薦得好麼。我道。很靜穆。也很清秀。小雲道。既然你賞識了。回來我們同去坐坐。一時席散了。各人紛紛辭去。小雲留下我和德泉等衆人散完了。便約了同到沈月卿家去。於是出了黃銀寶家。逕向東公和里來。一路上只見各妓院門首。都是車馬盈門。十分熱

鬧。及到了沈月卿處。他那院裡。各妓房內。也都是有人吃酒。只有月卿房內。是靜悄悄的。三人進內坐定。月卿過來招呼。小雲先說道。我薦了客給你。特爲帶他來認認門口。下次他好自己來。月卿一笑道謝。小雲又道。那柳老爺可曾來。月卿見問。不覺眼圈兒一紅。正是

骨肉每多乖背事。風塵翻遇有情人。

未知月卿爲着甚事傷心。且待下回再記。

胥吏舞弊。本自層出不窮。要皆於字眼內出入者居多。觀其不着一字。只輕輕一掉換。便遷延如許歲月。令人失驚。

偏定出許多規模。許多則例。狙猾者流。或視之如兒戲。或憑以作規避。規模則例。果何足恃哉。

第廿九回趙小雲說請吃酒。不是沈月卿便是黃銀寶。已預爲此處伏線。

此時於嫖  
界尙是稱  
氣也

第三十三回寫黃銀寶。是寫初次入妓院。只見黃銀寶一人。是從自己眼中看出。此回寫沈月卿。是從衆妓隊中陪襯而出。初次只見一人。便格外留神。別無他故。衆妓中趁出寒儉。是格外醒目。必有原委。却直至篇終。未露一字。令人急欲看下文矣。

####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氣 搗詞藻嫖界有機關

當下我看見沈月卿那種神情。不禁暗暗驚訝。只見他用手向後面套房一指道。就在那裡。小雲道。怎麼坐到小房間裡去。我們是熟人。何妨請出來談談。月卿道。他恐怕有人來吃酒。不肯坐在這裡。小雲道。吃過幾盞了。月卿搖搖頭。小雲訝道。怎麼說。我笑道。你又怎麼說。難道必要有人吃酒的麼。小雲道。你不懂得。明天冬至。今天晚上。叫冬至夜。他們的規矩。這一夜以酒多爲榮。視同大典的。我聽了。方纔明白。沿路上看見熱鬧之故。小雲又對月卿道。

不料你爲了柳老爺。弄到這個樣子。月卿道。我已、是、久、厭、風、塵。看、着、這、等、事。絕、不、因、之、動、心。只是、外、間、的、飛、短、流、長。未、免、令、人、聞、而、生、厭、罷、了。我聽了這幾句話。覺得他吐屬閑雅。又不、覺、納、罕、起、來。小雲道。我倒並不爲飛短流長所動。你就叫他們擺起一桌來。小雲這句話纔說出來。早有一箇十七八歲的丫頭。走近一步問道。趙老爺可是要吃酒。小雲點點頭。那丫頭便請點菜。小雲說。不必點。他便咯蹬咯蹬的走到樓下去了。小雲笑着對我道。這一桌酒。應該讓了你。你應酬了他這個大典。也是我做媒人的面子。我道。我向來沒幹過這個。小雲笑道。誰是出世便幹的。總是從沒幹過上來的啊。月卿道。這位老爺是初交。趙老爺。何必呢。小雲又對我道。你不知道這位月卿。是一個又豪俠又多情的人。並且作得好詩。你要是知道了他的底細。還不知要怎樣傾倒呢。月卿道。趙老爺。不要謬獎。令人慚愧。我問小雲道。你要吃酒。還

不趕緊請客。況且時候不早了。小雲道。時候倒不要緊。上海本是個不夜天。何況今夜。客倒是不必請了。大眾都有應酬。難請得很。就請了柳采卿過來罷。說着又對月卿道。就央及你去請一聲罷。難道還要寫請客票麼。月卿便走到後房去。一會兒。同着柳采卿過來。只見那采卿。生得一張紫色胖臉。兒。脣上、疏、疏的、兩、撇、八、字、黑、鬚、身、裁、是、癡、肥、笨、重、步、履、蹣、跚、身、穿、着、一、件、大、團、花、二、藍、線、縐、皮、袍。天青緞、灰、鼠、馬、褂。當下各人一一相見。通過姓名。小雲道。過違教。方纔坐下。外場早已把席面擺好。小雲忙着要寫局票。采卿不叫外局。只寫了本堂沈月卿。小雲道。客已少了。局再少。就太寂寞了。我道。人少點清談也很好。並且你同采翁兩位。都是月卿的老客。你說月卿豪俠多情。何妨趁此清談。把那豪俠多情之處。告訴我呢。小雲道。你要我告訴你也容易。不過你要把今日這一席。賞賞他那豪俠多情之處纔好呢。我一想。我前回

上文細寫  
采卿相貌  
身裁却爲  
此處而發

買他那個小火輪船時。曾經擾過他一頓。今夜又是他請的。我何妨借此作爲還席呢。因說道。就是我的也沒甚要緊。小雲大喜。便亂七八糟。自己寫了多少局票。嘴裏亂叫起手巾。於是大家坐席。我坐了主位。月卿招呼過一陣。便自坐向後面唱曲。我便急要請問這沈月卿豪俠多情的梗概。小雲猛然指了采卿。一下道。你看采翁這副尊範。可是能取悅婦人的麼。我被他突然這一問。倒賤住了。不懂。是甚麼意思。小雲又道。外間的人傳說。月卿和采卿是恩相好。我道。甚麼叫做恩相好。小雲笑道。這是上海的一句俗話。就是要好得。很的意思。我道。就是要好也平常得很。小雲道。不是這等說。凡做妓女的。看上了。一個客人。只一心向他要好。置他客於不顧。這纔叫做恩相好。凡做恩相好的。必要這客人長得體面。合了北邊一句話。叫做「小白臉兒」。纔穀得上呢。你看采翁這副尊範。像這等人。不像。我道。然則這句話從何而來的。

官場少爺  
要學生意  
本來沒處  
安放

未嘗無人

呢。小雲道。說來話長。你要知底細。只問采翁便知。「柳采卿這個人。倒也十分爽快。不等問。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原來采卿是一個江蘇候補府經歷。分在上海道差遣。公館就在城內。生下兩個兒子。大的名叫柳清臣。纔一十八歲。還在家裡讀書。資質向來魯鈍。看着是不能靠入股獵科名的了。采卿有心叫他去學生意。却又高低不就。忽然一天。他公館隔壁一個姓方的。帶了一個人來相見。說是姓齊。名明如。向做洋貨生意。專和外國人交易。此刻有一個外國人。要在上海開一家洋行。要請一個買辦。這買辦。只要先墊出五千銀子。不必懂外國話。也使得。因聽姓方的說起。說柳清臣要做生意。特地來推薦采卿聽了。一想。向來做買辦。是出息甚好的。不禁就生了個僥倖之心。當下便對那齊明如說。等商量定了。過一天。給回信。於是就出來和朋友商量。也有說好的。也有說不好的。采卿總是發財心勝。聽了那說不

好的以爲人家妬忌聽了那說好的就十分相信便在沈月卿家請齊明如吃了一回酒准定先墊五千銀子叫兒子清臣去做買辦又叫明如帶了清臣去見過外國人問答的說話都是由明如做通事過了幾天便訂了一張洋文合同清臣和外國人都簽了字齊明如做見證也簽了字采卿先自己拼湊了些又向朋友處通融挪借又把他的金首飾拿去兌了方纔湊足五千銀子交了出去就在五馬路租定了一所洋房取名叫景華洋行開了不穀三個月五千銀子被外國人支完了不算另外還虧空了三千多那外國人忽然不見了也不知他往別處去了還是藏起來這纔着了忙四面八方去尋起來那裡有個影子便是齊明如也不見了虧空的款子人家又來催逼只得倒閉了往英國領事處去告那外國人英領事在冊籍上一查沒有這個人的名字更是着忙託了人各處一查總查不着這纔知道他是

如此接出  
沈月卿家  
似入股家  
作搭題釣  
渡之法一  
笑

此所以樸

一個沒有領事管束的流氓。也不知他是那一國的。還不知他是外國人。不是。於是只得。到會審公堂去告齊明。如誰知齊明。如是一個做外國衣服。的成衣匠。本是個光蛋。官向他追問外國人的來歷。他只供說是因來買衣服。認得。並不知他的來歷。官便判他一個串騙。押着他追款。俗語說得好。『不怕兇。只怕窮。』他光蛋般一個人。任憑你押着糞糠。那裡榨得出油來。此刻這件事。已拖下了三四個月。還未了結。討債的却是天天不絕。急得采卿走頭無路。家裏坐不住。便常到沈月卿家避債。這沈月卿今年恰好二十歲。從十四歲上。采卿便叫他的局。一向不會再叫別人纏頭之費。雖然不多。却是節節清楚。如今六七年之久。積算起來。也不爲少了。前兩年。月卿向鴉母贖身時。采卿曾經幫了點忙。因此月卿心中十分感激。這回看見采卿這般狼狽。便千方百計。代采卿湊借了一千元。又把自己的金珠首飾。盡情變賣了。

案之故也

妓女吃醋  
情形寫來  
一笑

也湊了。一千元。一齊給與采卿打點債務。這種風聲被別個客人知道了。因此造起謠言來說他兩人是恩相好。「采卿鬬縷述了一遍。」我不覺抬頭望了月卿一眼。說道：「不圖風塵中有此人。我們不可不賞一大杯。」正待舉杯要吃。小雲猛然說道：「對不住你。你化了錢。請我。却倒裝了我的體面。我舉眼。看時。只見小雲背後珠圍翠繞的坐了七八個人。內中只有一個黃銀寶。是認得的。却是滿面怒容。冷笑對我道：「費你老爺的心。」我聽了小雲的話。已是不懂。又聽了這麼一句。更是茫然。便問怎麼講。小雲道：「無端的在這裏吃寡醋。說這一席是我吃的。怕他知道。却屈你坐了主位。遮他耳目。你說奇不奇。我不禁笑了。一笑道：「這個本來不算奇。律重主謀怪了你。也不錯。那黃銀寶不懂得律重主謀之說。只聽得我說怪得不錯。便自以爲料着了。沒好氣起身去了。」小雲道：「索性虛題實做一回。便對月卿道：「叫他們再預備一席。我

上海吃花  
酒確有此  
情景

請客。我道。時候太晚了。留着明天吃罷。小雲道。你明天動身。我給你餞行。一則也給采翁解解悶。今夜四馬路的酒。是吃到天亮不希奇的。我道。我可不能奉陪了。管德泉道。我也不敢陪了。時候已經一下鐘了。小雲道。只要你二位走得脫。說着便催着草草終席。我和德泉要走。却被小雲苦苦拉着。只得依他。小雲又去寫局票。問我叫那一個。我道。去年六月間。唐玉生代我叫過一個。我却連名字也忘了。並且那一個局錢還沒有開發他呢。德泉道。早代你開發了。那是西公和沈月英。小雲道。月英過了年後。就嫁了人了。我道。那可沒有了。小雲道。我再給你代一個。我一定不肯。小雲也就罷了。仍叫了月卿。大家坐席。此時。人人都飽的。要漲了一樣。一樣的。菜。拿上來。只擺了一擺。便撤了。下去。就和上供的一般。誰還吃得下。幸得各人酒量還好。都吃兩片梨子。萍果。之類。下酒。我偶然想起小雲說月卿作得好詩的話。便問月卿要

詩看。月卿道。這是趙老爺說的笑話。我何嘗會作詩。小雲聽說。便起身。走向梳妝台的抽屜裡。一陣亂翻。却翻不出來。采卿對月卿道。就拿出來看看。何妨。月卿纔親自起身。在衣櫥裡取出薄薄的一箇本子來。遞給采卿。采卿轉遞給我。我接在手裡。翻開一看。寫的小楷。雖不算好。却還端正。內中有批的。有改的。有圈點的。我道。這是誰改過的。月卿接口道。柳老爺改的。便是我謔兩句。也是柳老爺教的。我對采卿道。原來你二位是師弟。怪不得如此相待了。采卿道。說着也奇。我初識他時。纔十四歲。我見他生得很聰明。偶爾教他識幾個字。他認了。便都記得。便買了一部唐詩教他。近來兩年。居然被他學會了。我想女子學作詩。本是性之所近。蘇常一帶的妓女。學作詩。更應該容易些。我道。這句話很奇怪。倒要請教。是怎麼講。采卿道。他們從小學唱。那小調。本來就是七字句的。有韻之文。並且那小調之中。有一種馬如飛。撰的叫

做馬調詞句之中。很有些雅馴的。他們從小就輸進了好些詩料。在肚子裡。豈不是學起來更容易麼。我點頭道。這也是一理。因再翻那詩本。揀一首濃圈密點的一看。題目是「無題」詩是

自憐生就好丰裁。疑是雲英謫降來。弄巧試調鸚鵡舌。學愁初孕杜鵑胎。銅琵琶。鐵板聲。聲恨。膿馥。殘膏。字字哀。知否有人樓下過。一腔心事暗成灰。好春如夢。釀愁天。何必能癡。始可憐。楊柳有芽初。蘸水牡丹纔。葢不勝烟。從知眼底花。皆幻。聞說江南月未圓。人靜漏殘燈。慘綠碧紗窓外一聲鶻。鵲。我看了不覺暗暗驚奇。古來才妓之說。我一向疑爲後人附會。不圖我今日親眼看見了。據這兩首詩。雖未必便可稱才。然而在閨秀之中。已經不可多得。何況在北里呢。因對采卿道。這是極力要鍊字鍊句的。真難爲他。月卿接口道。這都是柳老爺改過纔膽正的。采卿道。這裡面有兩首野花詩。我始終

未改一字。請你批評批評。說罷，取過本子，去翻給我。只見那詩是：

蓬門莫笑託根低。不共楊花逐馬蹄。溷跡自憐依曠野。添妝未許入深閨。  
榮枯有命勞。噓。植。聞。達。無。心。謝。品。題。

我看到這裡，不覺擊節道：「好箇聞達無心謝品題。往往看見報上有人登了些詩詞，去提倡妓女。我着那種詩詞，也提倡不出甚麼道理來。采卿道：『姑勿論提倡出甚麼道理。先問他被提倡的，懂得不懂。再提倡不遲。』月卿聽說，忽然嗤的一聲笑。我問笑甚麼。月卿道：「前回有一位客人，叫甚麼遜。到了一闕長相思詞，贈他的相好吳寶香。登了報。過得一天，那遜到寶香家去，忽然被寶香扭住了。不依。我笑道：「這又爲何。』月卿道：「總是被那些識一個字不識一個字的人，見了，念給他聽。他聽了題目，贈吳寶香調寄長相思」一句，所以惱了。說遜。叟造他謠言，說他害相思病了。所以和他不依說得我和

往何處伸  
究竟是否奇  
事

小雲都笑了。我再看那野花詩是

惆悵秋風明月夜。荒烟蔓草助淒淒。

慚愧飄零古道旁。本來無意綻青黃。東皇曾許分餘潤。村女何妨理儉妝。詎藉馨香迷蛺蝶。不勝蹂躪怨牛羊。可憐車馬分馳後。賸粉殘脂吊夕陽。

我看畢道。寄託恰合身分。居然名作了。只見月卿附着采卿耳朵說了兩句話。采卿便問我和唐玉生可是相識。我道。只去年六月裏同過一回席。這兩回到上海都未遇着。采卿道。倘偶然遇見了。請不必談起。月卿作詩的事。我道。作詩又不是甚麼事。何必要秘密呢。采卿道。不是要秘密。是怕他們鬧不清楚。我想起那一班人的故事。不覺又好笑。便道。也怪不得。月卿要避他們。他們那死不通的材料。實在令人肉麻。說着。便把他們竹湯餅會的故事畧畧述了一遍。月卿也是笑不可仰。采卿道。我教月卿識幾個字。雖不是有意

秘密。却除了幾個熟人之外。沒有人知道。不像那堂哉、皇哉。收女弟子的。我道。不錯。我常在報上看見。有個甚麼侍者。收甚麼女弟子。弄了好些詩詞之類。登在報上面。還有作詩詞賀他的。采卿道。可不是。這都是那輕薄少平。做出來的。要借這報紙。做他嫖的機關。我道。嫖還有甚麼機關。這說奇了。采卿道。這一班。本是寒酸。擲不起纏頭。便弄些詩詞。登在報上。算揄揚他。以爲市恩之地。叫那些妓女。門好巴結他。不敢得罪他。偷得罪了他。時他又弄點譏刺的詩詞去。登報。這還不是機關麼。其實有幾個懂得的。所以有遜叟與吳寶香那回事。說猶未了。忽聽得樓下外場。高叫一聲。客來。便聽得咯瞪咯瞪。上樓梯的聲音。房裏丫頭便迎了出去。正是

毀譽方聞憑喜怒。蹣跚又聽上梯階。

未知那來人是誰。且聽下回再記。

每嘆利令智昏之流。不至於一敗塗地不止。如柳采卿之事。縱不過齊明如其人。亦必敗於他事。可斷言者。吾願世人借以爲鑑也。至於齊明如之流。今日遍地皆是。幾於司空見慣。不足爲奇矣。可發一嘆。

天下事。惟能者韜光隱晦。惟不自諒者。轉自炫其能。沈月卿之能詩。與彼所謂女弟子者。正相映成趣。

第五十回 溯本源賭徒充騙子 走長江舅氏召夫人

那丫頭掀簾出去。便聽得有人問道。趙老爺在這裡麼。丫頭答應在。那人便掀簾進來。抬頭看時。却是方佚廬。大家起身招呼。只見他吃的滿面通紅。對衆人拱一拱手。走到席邊一看。呵呵大笑道。你們整整齊齊的擺在這裡。莫非是擺來看的。不然何以熱炒盤子也不動一動呢。小雲便叫取撻子。讓他坐。佚廬道。我不是赴席的。是來請客的。請你們各位一同去。小雲道。是你請

客。伏廬道。不是我請。是代邀的。小雲在身邊取出表來一看。吐出舌頭道。三下一刻了。是你請客。我便去。你代邀的。我便少陪了。月卿揷嘴道。便是方老爺也可以不必去了。外面西北風大得很。天已陰下來。提防下雪。並且各位的酒都不少了。到外面去吹了風。不是頑的。伏廬道。果然。我方纔在外面走動。很作了幾個惡心。頭腦子生疼。到了屋裏。暖和多。說着便坐下。叫拿紙筆來。寫個條子。回了那邊。只說尋不着朋友。自己也醉了。要回去了。寫畢。叫外場送去。方纔和采卿招呼。彼此通過姓名。坐了一會。便散席。月卿道。此刻天要快亮了。外面寒氣逼人。各位不如就在這裡談談。等天亮了去。或者要睡。床榻被窩都是現成的。衆人或說走。或說不走。都無一定。只有柳采卿住在城裡。此時叫城門不便。准定不能走的。便說道。不然我再請一席。就可以吃到天亮了。小雲道。這又何苦呢。方纔已經上。了一回。供了。難道再。宴。上。一。

回麼。月卿道：「那麼各位都不要走。我叫他們生一盆炭火來。昨天有人送給我一瓶上好的雨前龍井茶。叫他們釀釀的泡上一壺。我們圍爐品茗。消此長夜。豈不好麼？」衆人聽說，便都一齊留下。伏廬道：「月卿一發，做了秀才了。說起話來，總是掉文。」月卿笑道：「這總是識了幾個字，看了幾本書的，不好。不知不覺的，就這樣說起來。其實並不是有意的。」小雲道：「有一部小說，叫做『花月痕』。你看過麼？」月卿道：「看過的小雲道：『那上頭的人，動輒嘴裏就念詩。你說他是有意，是無意？』」月卿道：「天下那裡有這等人這等事？就是掉文，也不過古人的成句恰好湊到我這句說話上來，不覺衝口而出的，借來用罷了。不拘在枕上，在席上，把些陳言老句吟哦起來，偶一爲之，倒也罷了。却處處如此。那有這個道理？」這部書，作得甚好。只這一點，是他的疵瑕。采卿道：「聽罷這部書，是福建人作的。福建人本有這念詩的毛病。小雲忽然呵呵大笑起。」

然則你也  
是掉文

來。衆人忙問他笑甚麼。小雲道：「我纔聽了月卿說甚麼疵瑕，心中正在那裡想一疵瑕者，毛病之文，言也。」這又是月卿掉文。不料還沒有想完，采翁就說出毛病兩個字來，所以好笑。說話間，丫頭早把火盆生好，茶也泡了，一齊送了進來。衆人便圍爐品茗起來。伏廬與采卿談天，采卿又談起被騙一事。伏廬道：「我們若是早點相識，我斷不叫采翁去上這箇當。你道齊明，如是個甚麼人，他出身是箇外國成衣匠，却不以成衣匠爲業，行徑是箇流氓事業，是靠肩賭從前犯了案，在上海縣監禁了一年多，出來之後又被我辦過他。」一回采卿道：「辦他甚麼。」伏廬道：「他有一回帶了兩箇合肥口音的人來，說是李中堂家裡的帳房，要來定做兩艘小輪船，叫我先打了樣子看過，再定價錢。這兩艘小輪船有到七八千銀子的生意，自然要應酬他，未免請他們吃一兩回酒，他們也回請我，却是吃花酒。吃完之後，他們便賭起來，邀我入局。」

我只推說不會在旁邊觀看。見他們輸贏很大，還以為他們是豪客。後來見一箇輸家輸的急了，竟拿出莊票來賭也輸了，又在身邊掏出金條來，我心裡纔明白了。這是明明局賭，他們都是通同一氣的要來引我，須知我也是箇老江湖，豈肯上你的當，然而單是避了你，我也不為好漢，須給點顏色你看看。當夜局散之後，我便有意說這賭牌九很有趣，他們便又邀我入局。我道：「今天沒有帶錢，過天再來。」於是散了。我一想這兩艘小輪船不必說是不買的了，不過借此好入我的門，但是無端端的要我打那箇圖樣，雖是我自己動手不費本錢，可是耽閣了我多少事。若是別人請我畫起來，最少也要五十兩銀子。我被他們如此玩弄，那裡肯甘心到明天齊明如一個人來了。我便向他要七十兩畫圖銀，請他們來看圖，明如邀我出去，我只推說有事。一連幾天不會他們，於是齊明如又同了他們來看過圖樣，畧畧談了一談。

可。見。賭。棍。  
也。要。下。本。  
錢。

船價。我又先向他。要這畫圖。錢齊明。如從中答應。說傍晚。在一品香。吃大菜。面交。又約定了。是夜開局。我答應了。送了他們。去到了時候。我便到一品香。取了。他七十兩的莊票。看看他們。一班人都齊了。我推說。還有點小事。去去。就來出來。上了馬。早到後馬路。照票。却是真的。連忙回到四馬路。先到巡捕房。裡去。那巡捕頭。是我向來認得的。我和他說了。這班人的行徑。叫他捉人。捕頭。便派了。幾名。包探。巡捕。跟我去。捉人。我和那探捕。約好。恐怕他們。這班人。未齊。被他。跑了一個。也不值得。不如等。我先上去。好在坐的是。靠馬路的。房間。如果。他們。人齊了。我擲一個酒杯。下來。這邊再上去。豈不是。好。那探捕。答應了。守在門口。我便。走了。上樓。果然。內中。少了一個人。問起來。說是。取本錢。去的一面。讓。我點菜。俄延了一會。那個人。來了。手裏。提了一個。外國皮夾。嘴裡。嚷道。今天。如果。再輸。我便。從此。戒賭了。我看。見人。齊。便悄悄的。拿了一。

可謂疾雷  
不及掩耳

采卿也是  
個官未免

個玻璃杯。走到欄杆邊。輕輕往下一丟。四五名探捕。一擁上樓。入到房間。見人便捉。我一同到了捕房。做了原告。在他們身邊。搜出了不少的假票子。假金條。捕頭對我說這些假東西。告他騙。則可以告他賭。可沒有憑據。說時恰好。在那皮夾裡。搜出兩顆象牙骰子。我道這便是賭具。捕頭看了。問怎麼賭法。我道單拿這個賭。還不算騙人。我還可以在他這裡面。拿出騙人的憑據。捕頭疑訝起來。拿起骰子細看。我道把他打碎了。這裡面有鉛。捕頭不信。我問他要了箇鍊錘。把骰子磕碎了。一顆只見一顆。又白又亮的東西。骨碌碌滾到地下。却不是鉛。是水碾。捕頭這纔信了。這一個案子。兩個合肥人。辦了遞解。還有兩個辦了監禁。一年期滿。驅逐出境。齊明如。僥倖沒有在。身上搜出東西。只辦了箇監禁半年。你想這種人。結交出甚麼好。外國人來。采卿道。此刻這外國人逃走了。可有甚麼法子去找他。伏廬道。往那裡找呢。並且

當着和尚  
罵賊忒了

找着了。也沒用。我們中國的官見了外國人比老子還怕些。你和他打官司。那裡打得贏。德泉道。打官司只講理。管他甚麼。外國人不外國人。佚廬道。有那許多理。好講。我前回接了家信。做省那裡有一片公地。共是二十多畝。一向荒棄着。沒用。却被一個土棍瞞了衆人。四兩銀子一畝。賣給了一個外國人。做省人最迷信風水。說那片地上不能蓋造房子。造了房子與甚麼有碍的。所以衆人得了這個信息。慌了。便往縣裡去告。提那土棍來問。已經買絕了。就是辦了他。也沒用。衆人又情願備了價。買轉來。那外國人不肯。衆人又聯名上控。省裡派了委員來查辦。此時那外國人已經興工造房子了。那公地旁邊本來有一排二三十家房子。單靠這公地做出路。他這一造房子。却把出路塞斷了。衆人越發急了。等那委員到時都拿了香環跪在委員老爺跟前。求他設法。佚廬說到這裡頓住了口道。「你幾位猜猜看。這位委員

妙絕妙絕  
我讀至此  
亦不能贊  
一詞也

老爺。怎麼個辦法。」衆人聽得正在高興。被他這一問。都呆着臉去想那辦法。我道。我們想不出。你快說了罷。供廬道。大凡買了賊贓。明知故買。的是與受同科。不知誤買的。應該聽憑失主備價取贖。這個法律。只怕是走遍地球。都是一樣的。了地棍私賣公地。還不同賊贓一般麼。這位委員老爺。纔是神明父母呢。他辦不下了。却叫人家把那二三十家房子。一齊都賣給了那外國人。算完案。一席話說得衆人面面相覷。不能贊一詞。供廬又道。做官的非但怕外國人。還有一種人。他怕得很有趣的。有一個人爲了一件事去告狀。官批駁了。再去告。又批駁了。這個人急了。想了個法子。再具個呈子。寫的是具稟教民某某官見了。連忙傳審。把這個案判斷清楚了。之後。官問他。你是教民。信的是甚麼教。這個人回說。道。小人信的是孔夫子。教官倒沒奈何。他何。說的衆人一齊大笑。當下談談說說。不覺天亮。月卿叫起下人。收拾

地方。又招呼吃了點心。衆人纔散。其時已經九點多鐘了。我和德泉走出四馬路。只見靜悄悄、的絕少行人。兩旁店鋪都沒有開門。便回到號裡。畧睡一睡。是夜便坐了輪船。到南京去。到家之後。彼此相見。不過都是些家常說話。不必多贅。停頓下來。母親取出一封信。及一個大紙包。遞給我看。我接在手裡一看。是伯父的信。却從武昌寄來的。看那信上時說的是王俎香現在湖南辦捐局差事。前回借去的三千銀子。已經寫信託他代我捐了一個監生。又捐了一個不論雙單月的候選通判。統共用了三千二百多兩銀子。連利錢算上。已經差不多。將來可以到京引見。出來做官。在外面當朋友。終久不是事情云云。又叙上這回到湖北。是兩湖總督奏調過去。現在還沒有差使。我看完了。倒是一怔。再看那大紙包的。是一張監照。一張候選通判的官照。上面還填上個五品銜。我道。拿着三千多銀子。買了兩張皮紙。這纔無謂呢。

做官的不  
被法門却  
透了你

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甚麼。母親道。辦個引見。不知再要化多少。就拿這個出去混混也好。總比這跑來跑去的好點。我道。繼之不在這裡。我敢說一句話。這個官。竟然不是人做的。頭一件。先要學會了卑污苟賤。纔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閣過一邊。放出那殺人不見血的手段。纔弄得着錢。這兩件事。我都辦不到的。怎麼好做官。母親道。依你說。繼之也是卑污苟賤的了。我道。怎麼好比繼之。他遇了前任藩台。同他有交情。所以樣樣順手。並且繼之家裡錢多。就是永遠沒差沒缺。他那候。補費總。是綽綽有餘的。我在揚州。看見張鼎臣。他那上運司衙門。是底下人背了包裹。托了帽子。提了靴子。到官廳上去換衣服。的見了下來。又換了便衣出來。據說。這還是好的呢。那比張鼎臣。不如的。還要難看呢。母親道。那麼這兩張照。竟是廢的了。我道。看着罷。碰個機會。轉賣了他。母親道。轉賣了人家。頂了你的名字也罷了。

且不要忙  
且看後來  
能賣不能  
官有迷可  
發奇極

奇談

難道還認了你的祖宗三代麼。我道：這不要緊。只要到部裡化上幾個錢，可以改的。母親道：雖如此說，但是那個要買？又那個知道你有官出賣？我道：自從前兩年開了這個山西賑捐，到了此刻，已成了強弩之末。我看不到幾時，就要停止的了。到了停止之後，那一班發官迷的，一時捐不及，後來空自懊悔。偷遇了我，這箇他還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時，只怕還可以多賣他幾百銀子。姊姊從旁笑道：兄弟近來竟入了生意行了，處處打算賺錢，非但不願意做官，還要拿着官來當貨物賣呢。我笑道：我這是退不了的，纔打算拿去賣。至於拿官當貨物，這個貨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賣。我們這個只好算是飯店裡買葱，當下說笑一回。我仍去料理別的事，有話便長，無話便短，不知不覺，早又過了新年。轉瞬又是元宵佳節，我便料理到漢口去。打聽得這天是怡和的上水船。此時怡和太古兩家，南京還沒有臺船，只有一家，因官場

誰知都不  
是的

上落起見。是有的。我便帶了行李。到怡和洋蓬上去等。等不多時。只見遠遠的一艘輪船。往水駛來。却是那有臺船一家的。暗想今日他家。何以也有船來。早知如此。便應該到他那臺船去等。也省了坐剗子。正想着時。洋蓬裡的人。也三三兩兩議論起來。那船也漸駛漸近了。臺船上也扯起了旗子。誰知那船。一直上駛。並不停輪。我向來是近視眼。遠遠的只隱約看見船名上。一個字是三點水旁的。那一個字。便看不出了。旁邊的人都指手畫腳。有箇說是這箇。有箇說是那個。有箇說斷不是那個。那個字筆畫沒有那麼多。然而爲甚麼一直上駛。並不停輪呢。於是又紛紛議論起來。有箇說是恐怕上江那裡出了亂事。運兵上去的。有箇說是不知專送甚麼大好老到那裡的。有箇說怕是因爲南京沒有客。沒有貨。所以不停泊的。大衆瞎猜瞎論了一回。早望見紅烟囪的元和船到了。在江心停輪。這邊的人。紛紛上了剗子船。

剗到輪船邊上去。輪船上又下來了許多人。一會兒便聽得一聲鈴響。船又開行了。我找了一個房艙。放下行李。走出官艙散坐。和一班搭客閒談。說起有一艘船直放上水的事。各人也都解。恰好那買辦走來。也說道。這是向來未曾見過之事。並且開足了快車。我們這元和船。上水一點鐘走十二英里。在長江船裡。也算頭等的快船了。我們在鎮江開行。他還沒有到。此刻倒被他趕上前頭去了。旁邊一箇帳房道。他那個船。只怕一點貨也不會裝。你不看他輕飄飄的麼。船輕了。自然走得快些。但不知到底爲了甚麼事。當下也是胡猜亂度了一回。各自散開。第三天船到了漢口。我便登岸。到蔡家巷字號裡去。一路上只聽見漢口的人。三三兩兩的傳說新聞。正是

直溯長江。翻醋浪。誰教平地起酸風。

不知傳說甚麼新聞。且待下回再記。

有了吃醋  
本事便無  
做夫人無  
怪一班大  
人之懼內  
也一笑

社會中處處都有齊明如社會中人不能人人皆是方伎盧令人防不勝防。則柳采卿之被騙實意中事不得謂之怪矣。可發一嘆。辦案之委員居然能委曲成全。斷將令二三十家房子一律賣與外人。當是外交老手洋務能員。

此船直放上游到底不知何故寫來閃爍不定令人可疑。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營篷室 亂烘烘連夜出吳淞

耳邊只聽得那些漢口人說甚麼吃醋吃到這個樣子纔算是個會吃醋的。又有箇說自然他必要有了這個本事纔做得起夫人。又有個說這有甚麼稀奇。只要你做了督辦你的婆子也會這樣辦法。我一路上聽得不明不白。一直走到字號裡自有一班夥友接待不消細說我稽查了些帳目掉動了兩個人與衆人談起方纔知道那艘輪船直放上水的原故怪不得人家三

漢口女人如何看得  
上直登徒子耳非好  
色者也

屬盡漢口人然而豈  
獨漢口人已哉

你看他的

三兩兩。當作新聞傳說。說甚麼吃醋吃醋。照我看起來。這場醋吃的。只怕長江的水也變酸了呢。原來這一家輪船公司。有一箇督辦。總公司在上海。督辦自然也在上海了。這回那督辦到漢口來勾當公事。這裡分公司的總理。自然是巴結他的了。那一位督辦年紀雖大。却還色心未死。有一天出門拜客。坐在轎子裡。走到一條甚麼街。看見一家門首。有一箇十七八歲的姑娘。生得十分標緻。他在眼裡記在心上。回到分公司裏。便說起來。那總理要巴結他。便問了街名及門口的方向。着人去打聽。打聽了幾天。好容易打聽着了。便挽人去對那姑娘的父母說。要代督辦討他做小漢口人。最是勢利。聽見說督辦要如何不樂從。可奈這姑娘雖未出嫁。却已許了人家的了。總理聽說。便着人去叫了那姑娘的老子來。當面和他商量。叫他先把女兒送到公司裡來。等督辦看過。看得果然對了。另有法子商量。雖然許了人家也。

勢力可怕  
麼  
每一語之  
下必綴你  
家二字是  
漢口人口  
吻你人者  
辭稱人之  
也

湖北女人  
平日皆穿  
紫腿袴也

不要緊的。「這是那總理小心恐怕督辦遇見的。不是這個人。自己打聽錯了的意思。」那姑娘的老子道。他女孩子家害臊。怕不肯來。你家總理道。我明天請督辦在這屋裡吃大菜。「又指着一個窗戶道。」這窗戶外面是個走廊。我們約定了時候。等吃大菜時。只叫你女兒在窗戶外面走過便是。又不要當面看他。那姑娘的老子答應着。約了時候去了。回到家裡。和他婆子商量。如何騙女兒去呢。想來想去。沒有法子。只得直說了。誰知他女兒非但不害臊。並且聽見督辦要討他做姨太太。歡喜得甚麼似的。一口便答應了。到了明天。一早起來。着意打扮。渾身上下。都換過衣服。又穿上一條撒腿袴。子。打扮好了。便盼太陽落山。到了下午四點鐘時。他老子叫了一乘囚籠似的小轎子。叫女兒坐了。自己跟在後頭。直抬到公司門前。歇下他老子悄悄的地領他走了。進去。那看門的人都是總理預先知照過的。所以並無阻擋。那

若在奉天  
看見一定  
當他是紅  
鬍子也可  
發一大曠

位。姑。娘。走。到。走。廊。窗。戶。外。面。故。意。對。着。窗。戶。裏。面。嫣。然。一。笑。俄。延。了。半。晌。此。時。總。理。正。在。那。裡。請。督。辦。吃。大。菜。故。意。請。督。辦。坐。在。正。對。窗。戶。的。一。把。椅。子。上。此。時。吃。的。是。英。餛。蛋。那。督。辦。用。叉。子。托。了。一。個。整。蛋。低。下。頭。正。要。往。嘴。裡。送。猛。然。瞥。見。窗。外。一。箇。美。人。便。連。忙。把。那。蛋。往。嘴。裡。一。送。意。思。要。快。點。送。到。嘴。裡。好。快。點。拾。起。頭。來。看。誰。知。手。忙。脚。亂。把。蛋。送。歪。了。在。鬍。子。上。一。碰。碰。破。了。那。蛋。糊。的。滿。鬍。子。的。蛋。黃。他。自。己。還。不。覺。着。拾。頭。看。見。那。美。人。正。在。笑。呢。回。頭。對。總。理。道。莫。非。我。在。這。裡。做。夢。總。理。道。明。明。在。這。裡。吃。大。菜。怎。麼。是。做。夢。督。辦。道。我。前。幾。天。看。見。的。那。個。姑。娘。怎。麼。會。跑。到。這。裏。來。還。不。是。做。夢。麼。說。完。再。回。頭。看。時。已。不。見。了。督。辦。道。可。惜。可。惜。走。了。不。然。請。他。來。吃。兩。樣。想。他。既。然。來。得。想。來。總。肯。吃。的。總。理。聽。了。連。忙。親。自。離。座。出。來。招。呼。幸。得。他。父。女。兩。個。還。不。會。走。總。理。便。對。那。姑。娘。的。老。子。道。督。辦。要。請。你。女。兒。吃。大。菜。但

不知他肯吃。不肯。他老子道：督辦賞臉，那裏敢說個不字。你家姑娘你進去罷。我在外面等。你那姑娘便扭扭捏捏的跟了總理進去，也不懂得叫人。也不懂得惹福。只遠遠的靠桌子坐下。早有當差的送上一份湯匙刀叉。總理對那姑娘說道：這是本公司的督辦。那姑娘回眼望了督辦一望，嗤的一聲笑了。連忙用手帕掩着口，盡情狂笑。那督辦一怔道：笑甚麼。莫非笑我老麼。那姑娘忍着笑，輕輕的說道：鬍子只說得兩個字，又復笑起來。總理對督辦仔細一望，只見那碰在鬍子的雞蛋黃流到鬍子尖兒上，凝結得圓圓兒的，倒像是一小珊瑚珠兒掛在上面。還有兩處被蛋黃把鬍子粘連起來的。因說道：鬍子髒了，便回頭叫手巾。誰知那蛋黃有點乾了，擦不下來。當差的送上洗臉水，方纔洗淨了。此時當差的早把一盤湯送到那姑娘跟前。督辦便道：請吃湯。那女子又掩着口笑了。一會道：我們湖北湯是喝的，不是吃的。又道：

吃喝不甚  
分別想此  
人辦非江  
也即浙人  
麼子甚北  
方言每喜  
也者言形  
以方墨教  
諸筆言不  
會別可惜  
寫不出聲  
音來

拿盤子盛湯回來。那麼子盛菜說罷。拿起湯匙。喝湯。却把湯匙碰得那盤子  
碎。訇訇亂響。喝完了。還有點底子。他却放下湯匙。雙手拿起盤子來。喝。恰  
好。把盤子蓋在臉上。這回却是督辦呵。呵一笑。引得陪席衆人都笑了。那姑  
娘道。喝贖下來。糟踢了。罪過。的。你家此時當差的受了總理的分付。把各人  
的菜。先停一停。先把那姑娘吃的送上。好等後來一齊吃。一齊完。於是收了  
湯盤下去。送上一盤白汁鱸魚來。那姑娘怔怔的道。怎麼沒得快子。督辦道。  
吃大菜。是用刀叉吃的。不用快子。說罷。又取自己跟前的刀叉。遞給他。看那  
姑娘果然如法。泡製吃了。却贖了一段魚脊骨。吃不乾淨。只得用手拿起來。  
吮了。又吮。總理暗想。他將來是督辦的姨太太。今天豈可以叫他儘着鬧笑。  
話。又不便教他。於是又分付當差的。以後只揀沒有骨頭的。給那姑娘吃。當  
差的自然到廚房裏關照去了。誰知到後來。吃着。一樣紙圍。他却又拿起。

溺愛者必  
有所偏誠

那張紙來。舐了幾舐。一時吃畢。喝過咖啡。大家散坐。有兩個本公司裡的人。請來陪坐的。都各自辦事去了。那姑娘也告辭走了。此時只有督辦、總理及督辦的舅老爺在座。這舅老爺是從上海跟着來的。三人散坐閒談。那舅老爺便道：「那裡弄來的這個姑娘。粗得很。督辦道：「這是女孩子的憨態。要這樣纔有意味呢。總理方纔看見情形。本來也慮到督辦嫌他粗。今得了此言。便放下了心。因自獻殷勤。把如何去打聽如何。挽人去說如何。叫他來看。一一都說了。又道：「這姑娘已經許了人家了。我想只要給他點銀子。叫他退了婚。他們小戶人家有了銀子。怕他不答應麼。並且可以許他女婿。如果肯退婚。時看他。是箇甚麼材料。就在公司裡派他一箇事情。我想又有了銀子。又有事情。他斷乎不肯的。督辦聽了一番言語。只快活得眉花眼笑。說道：「多謝費心。得很。但是我還有個無厭之求。求你要辦。要從速。辦因為我三五

吃了  
一頓  
洋飯  
只長  
了這  
點見  
識

何不  
也學  
苟才  
以娶  
作妻  
乎一  
笑

天就要到上海去的。總理道就是說成了，也要看個日子啊。督辦笑道：我們吃了一輩子洋務飯，還信這箇麼？說定了一乘轎子抬了來就完了。總理連連答應。當下各自散開，不提防那舅老爺從旁聽了，連忙背着督辦把這件事情寫了出來，譯成電碼，到電報局裡打了一個急電到上海給他姊姊去了。他姊姊是誰？就是這位督辦的繼室夫人。那夫人比督辦小了二十多歲。督辦本來是滿堂姬妾的了，因為和官場往來，正室死了之後，內眷應酬起來，沒有個正室，不像樣子，所以纔娶了這位繼室。這位繼室夫人，生得十分精明，強幹成親的第二天，便和督辦約法三章，約定從此之後，不許再娶姨太太。督辦那時老夫得其少妻，心中無限歡喜，自然一口應允了。夫人終是放心不下，每逢督辦出門，必要叫着他兄弟同走，嘴裡說是等他兄弟練點見識，其實是叫他兄弟暗中做督辦的監督，恐怕他在外頭胡混。這回得了

他兄弟的電報不覺酸風勃發，巴不得拿自己拴在電報局的電線上。一下子就打到漢口去纔好，叫人到公司裡去問。今天本公司有長江船開，沒有去了一會回來，說是長江船剛剛昨天開了。今天上午到了一艘，要後天纔是。本公司的船期，夫人低頭想了一想，便叫人預備馬車，連忙收拾了幾件隨身衣服及梳頭東西，帶了兩個老媽子，坐上馬車，直到本公司馬頭上了。那長江輪船入到大餐間，坐下，便叫請船主請買辦，誰知都不在船上。夫人惱了，叫快去尋來。船上執事人等，見是督辦夫人，如何敢違拗，便忙着分頭去尋。此時已是晚上八點來鐘的時候，夫人等得十分焦燥，幸得分頭去尋的人多，一會兒在外國總會裡把船主找來了。見了夫人，自然脫帽爲禮，怎奈言語不通。夫人說的話，船主一句也聽不懂。船主便叫了細崽來傳話。那細崽又懂一句，不懂一句的說不完。夫人氣的三尸亂暴，七竅生烟，船

主雖然不懂話。氣色是看得出來的。又不知他惱些甚麼。那細崽傳話。只傳得一句。說夫人要馬上開船去漢口。問他爲着甚麼事。細崽又鬧不清楚。船主一想。船上的管事只怕比細崽好點。便叫細崽去叫管事。偏偏管事也上岸去了。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幸得茶房在妓院裏把買辦找來了。夫人一見了。便冷笑道。好買辦。督辦整個船交給你。船一到了碼頭。就跑了。萬一點小事出了。這個干紀誰擔戴得起來。一句話嚇得買辦不敢答應。只垂了手。說得兩箇是字。夫人又道。我有要緊事情要到漢口。你替我傳話。叫船主即刻開船。趕去我賞他三千銀子。叫他辛苦一次。買辦聽了。不知是何等要事。想了一想。道。開船是容易。夫人說一聲。怕他敢不開。只是還有半船貨。未曾起上。要等明天起完了。貨纔可以開得呢。夫人怔了一怔。道。就帶着這貨走。等回頭來。再起不一樣麼。買辦想了一想。道。帶着貨走是可以的。只是關

雖是這件  
事不怕  
一日却  
怕差一  
夜也  
一笑

上要囉。這邊出口要給他出口稅。到那邊進口又要給他進口稅。等回頭來那邊又要出口稅。這邊又要進口稅。我們白白代人上那些冤枉稅。何犯着呢。上江來的又都是土貨。不比洋貨。仍復退出口有退稅的例。單是這件事爲難。夫人道。你和船主說說。看可有甚麼法子商量。買辦便先對船主說明了。夫人要他即刻開船。賞他三千銀子的話。說了又把還有半船貨未起完的話。說了和他商量。船主聽說有三百銀子。自然樂從。又想了一想。道。即刻連夜開工。起貨。只怕到天亮也起完了。起完了就可以開船。隨便甚麼大事也不在乎。這一夜只是這件事。要公司做主。我們先要和公司商量妥了。纔對買辦道。督辦夫人要特開一次船。公司也沒有不答應之理。船主點頭稱是。買辦把這番話轉對夫人說了。夫人道。好好。那麼你們就快點去辦。一面多叫小工能穀。半夜裏起完更好。買辦聽了方答。應一個是字。回身要。

走。夫人又叫住道。能在天亮以前起完了。我再賞你一千銀子。快去幹罷。買辦答應了。連忙出來。自己到公司裏說。知原委。公司執事人聽得。督辦夫人要開船。不知是何等大事。那裡敢違拗。只得援例請關。報關出口。那買辦又分投打發人去開棧房門。又去找管艙的找收籌的。一面招呼工頭去叫小工。船主也打發人去尋大伙二伙大車二車。叫一律回船預備。大伙回來了。便叫人傳知各水手大車回來了。便叫人傳知各火夫。一時間忙亂起來。偏偏棧房開了。貨艙開了。小工也到得不少了。那兩箇收籌的。却還沒有找得來。當時帳房裡還有一個人。未曾上岸買辦把他叫來。當了收籌。腳色。然而只管得一個艙口。還有一個買辦。便自己動起手來。好忙呀。登時亂紛紛。呀許之聲。大作。看官大凡在船上當職事的人。一到了碼頭。便沒魂靈的。往岸上跑。也有回家的。也有打茶圍吃花酒的。也有賭錢的。也有吃花煙的。也有

是這本求  
利也一笑

打。野。雞。的。也。有。看。朋。友。的。這。是。個。個。船。上。如。此。箇。箇。船。上。的。人。如。此。不。足。爲。  
奇。的。但。是。這。幾。種。人。之。中。那。回。家。的。自。然。好。找。就。是。嫖。的。賭。的。他。們。也。有。個。  
地。方。好。追。尋。那。看。朋。友。的。雖。然。行。無。定。踪。然。而。看。完。了。朋。友。有。家。的。自。然。回。  
家。可。以。交。代。他。家。裏。通。知。沒。有。家。的。到。半。夜。裡。自。然。回。船。上。來。了。只。有。那。打。  
野。雞。的。踪。跡。最。是。沒。處。追。尋。這。船。上。的。兩。個。收。籌。朋。友。船。到。了。之。後。別。人。都。  
上。岸。去。了。只。有。他。兩。箇。要。管。着。起。貨。到。了。晚。上。收。了。工。焉。有。不。上。岸。之。理。偏。  
又。他。兩。個。上。岸。之。後。約。定。同。去。打。野。雞。任。憑。你。翻。天。覆。地。去。找。只。是。找。不。着。  
這。買。辦。和。那。帳。房。便。整。整。的。當。了。一。夜。收。籌。直。到。船。開。了。出。口。他。兩。個。還。在。  
那。裏。做。夢。呢。買。辦。心。中。要。想。撈。夫。人。那。一。千。銀。子。叫。了。工。頭。來。要。他。那。班。只。  
要。能。在。四。點。鐘。以。前。清。了。船。答。應。他。五。十。元。酬。謝。工。頭。起。初。不。肯。後。來。聽。見。  
有。了。五。十。元。的。好。處。便。應。允。了。叫。人。再。分。投。去。叫。小。工。加。班。趕。快。船。主。忽。然。

想。起。又。叫。人。去。把。領。港。的。找。了。回。來。夫。人。在。船。上。也。是。陪。着。通。宵。不。寐。到。半。夜。裏。忽。然。想。起。叫。一。個。老。媽。子。來。交。給。他。一。個。鑰。匙。叫。他。回。公。館。裡。去。請。金。姨。太。太。快。點。收。拾。兩。件。隨。身。衣。服。到。船。上。來。和。我。一。起。到。漢。口。去。這。個。鑰。匙。叫。金。姨。太。太。開。了。我。那。個。第。六。十。五。號。皮。箱。箱。裏。面。有。一。個。紅。皮。描。金。小。拜。匣。和。我。拿。得。來。鑰。匙。帶。好。老。媽。子。答。應。去。了。過。了。一。點。鐘。時。候。金。姨。太。太。果。然。帶。了。那。老。媽。子。坐。馬。車。來。了。老。媽。子。扶。到。船。上。與。夫。人。相。見。交。代。了。拜。匣。鑰。匙。夫。人。纔。把。接。電。報。的。話。告。訴。了。一。遍。原。來。督。辦。公。館。的。房。子。極。大。夫。人。接。了。電。報。衆。人。都。不。會。知。道。只。知。道。夫。人。乘。怒。坐。了。馬。車。出。門。又。不。知。道。那。裡。去。的。及。至。馬。夫。回。來。說。起。方。纔。知。道。又。不。知。爲。了。甚。麼。要。幹。甚。麼。所。以。此。時。夫。人。對。金。姨。太。太。追。述。一。徧。金。姨。太。太。方。纔。明。白。陪。着。夫。人。閒。談。一。會。走。到。外。面。闌。干。上。俯。看。一。會。怕。冷。了。又。退。了。回。來。要。睡。那。裏。睡。得。着。只。好。坐。在。

那。裡。不。住。的。掏。出。金。表。來。看。時。候。真。是。有。錢。使。得。鬼。推。磨。到。了。四。點。一。刻。鐘。時。候。只。見。買。辦。進。來。回。說。貨。起。完。了。馬。上。開。船。了。果。然。聽。得。起。錨。聲。拔。跳。聲。忽。的。汽。筒。裡。嗚。嗚。的。響。了。一。聲。船。便。移。動。了。此。時。正。是。正。月。十。七。八。的。時。候。乘。着。下。半。夜。的。月。色。鼓。輪。出。口。到。了。吳。淞。天。色。方。纔。平。明。這。夫。人。的。心。方。纔。畧。定。正。是

老。夫。欲。置。房。中。寵。 娘。子。班。來。水。上。軍。

要。知。走。了。幾。時。方。到。漢。口。到。漢。口。之。後。又。是。甚。麼。情。形。且。待。下。回。再。記。

寫。督。辦。之。涎。臉。漁。色。歷。歷。如。繪。吾。每。怪。窮。腐。儒。每。見。顯。者。之。呵。導。而。出。則。必。嘆。羨。其。威。嚴。其。燕。居。時。之。怪。狀。惡。得。使。此。等。窮。腐。儒。見。之。

寫。小。家。女。兒。情。狀。亦。是。歷。歷。如。繪。吾。不。知。作。者。是。何。等。人。何。以。於。各。種。社。會。中。之。情。形。均。能。體。會。出。來。也。

一千銀子  
的一只怕  
也喝不  
了笑不  
買辦不  
小老爺  
何老爺  
夫人會  
人怨請  
罪安如

夫人此舉真是豪舉。真是快舉。爲千古吃醋家第一等舉動。於是醋瓶醋鉢。醋海中諸醋娘子。一齊爲之生色。

第五十二回 酸風醋浪拆散鴛鴦 半夜三更幾疑鬼魅

當下出了吳淞口。天色纔平明。夫人和金姨太太。到床上畧躺了一躺。到十點鐘時起來。梳洗過了。細崽送上牛奶點心。用過之後。夫人便叫細崽去叫買辦來。一會兒買辦來了。垂手請示。夫人在描金拜匣裡。取出一千兩的一張票子來。放在桌上道。你辛苦了一夜。這個給你。喝酒罷。你去和我。叫船主來。買辦看見了。銀票滿臉堆下笑來。連忙請了一個安。說謝。夫人賞便伸手取了。夫人見他請安。沒有樣式。不覺好笑。那買辦辭了夫人出去。一會兒進來。回道。船主此刻正在那裏駛船。不能走開。等下了班。就來。夫人道。那麼你代我。給了他罷。說罷。又在描金拜匣裡。取出一張三千兩的銀票來。放在

是看見吃  
飯不便進  
來也

後天半夜  
到是要走  
三天多也

桌上買辦便拿了出去。到了十二點鐘。細巖送上大餐。夫人和金姨太太對坐着吃大菜。只見船主和買辦在窗戶外面幌了一幌去了。夫人也沒做理會。一會吃完了大菜。那買辦纔帶了船主進來。那船主滿面笑容。脫下帽子對着夫人。嘖。嘖。咕。咕的說了兩句。買辦便代他傳話道。船主說。謝夫人的賞賜。他祝夫人身體康健。夫人笑了一笑道。你問他我們沿路不要耽閣。開足了。快車。幾時可以到漢口。買辦問了船主。回道。約後天晚上半夜裡可以到。得。因為是個空船。不敢十分開足了。車恐怕船要顛播。夫人着急道。我不怕顛播。那怕把船顛播壞了。有督辦擔當。你叫他趕緊開足了。快車。不要誤了我的事。買辦和船主說了。船主只得答應了。和買辦辭了出來。此時是大伙的班。船主便到船頭上。和大伙說。知大伙便發下快車號令。大車聽了號鈴。便把機器開足。那船便飛也似的向上水駛去。所過各處。馬頭。本公司的臺。

只算與夫  
人爲禮也  
一笑

相隔一丈  
可以說話

此亦怪現  
狀之一端

船望見船來了。都連忙拉了旗子迎接。誰知那船理也不理。一直過去了。薑船上只得又把旗子扯下。這裏船上的水手人等看見了。嘻嘻哈哈的說着。笑果然好快。船走了兩天。早到了漢口。漢口薑船上的人遠遠望見了。來船便扯起了旗子。衆人望見來船。甚輕都十分驚訝。並且算定今天不是有船到的日期。不解是何緣故。來船駛近薑船。相隔還有一丈多遠。那買辦便倚在船欄上。和薑船司事招呼。高聲說道。快點預備轎子。督辦太太和姨太太到了。司事吃了一驚。連忙叫人去把督辦的綠呢大轎及總理的藍呢官轎請來。當差人等飛奔的去了。司事連忙叫人取出現成的紅綢滿薑船上。張掛起來。一面將閒雜人等一齊驅散。一面自己。和同事幾個人。換了衣帽。拿了手本。來船還隔着一尺多遠。便一躍而過。直到大餐間。稟見請安。恭迎憲太太。憲姨太太。公司裏面。此時早知道了。督辦不免吃了。一驚。不知爲

也相隔一尺可以躍過寫來都有分寸

奪其妻也而謂之栽培且謝之栽真事千古奇事

督辦之勢力可畏哉我讀此為之毛髮森

了。甚事。總理自從那晚上吃了大菜之後。次日一早。就打發人叫了那姑娘。的老子來。叫他去。找着原媒。去說退親。限今天一天之內。回話。他若是肯退。我這裏貼還他一百吊錢。並且在公司裡面安置他一個事。他若是不肯。我却另有辦法。那姑娘的老子連連答應着去了。到了下午。便帶了他那箇未曾成親的女婿來。却是個白臉小後生。見了總理。便搶上前。打了個扞道謝。你家栽培總理。只伸了一伸手。問那姑娘的老子道。他就是你的女婿麼。姑娘的老子道。起頭是我的女婿。此刻他退了親。就不是的。咧。你家總理問那後生道。你是肯退親了麼。後生道。莫說還沒成親的。就是成過了親。督辦說。要那個敢道箇不字。你家總理笑了一笑。叫當差的到帳房取一百吊錢來。總理又問後生道。你向來做甚麼的。後生道。向來在森裕木器店裏當學徒。你家總理道。可是學木匠。後生道。不是他家的木器。都是從甯波運來的。總

公司賬是  
如此報銷  
奇乎不奇

報銷可以  
想法子奇  
乎不奇

這一百吊  
是如此用

理道。那麼是學寫算。後生道是你家。說話時當差的送來一百吊的錢票。回道。師爺問出在甚麼帳上。總理想了一想道。一百吊錢雜用帳上。隨便那一筆帶過去。就是了。當差答應是回頭就走。總理又叫來當差回來站住。總理出了一會神道。再去拿一百吊來。這一百吊暫時宕一宕。我再想法子報銷。當差答應去了。總理把錢票給與後生道。這裡一百吊錢給你另外說一頭。親事後生連忙接了。又打了個扞道。謝你家總理道。你這孩子還有點意思。你常來走走。我覷便看公司的職事有缺。我派你一個事情。後生又忙打了一個扞道。謝你家總理道。沒事。你先去罷。後生道是你家。遂退了出來。恰好當差取到一百吊錢票。子總理便交給姑娘的老子道。這個給你做聘金。三兩天裏頭督辦就來娶的。姑娘老子道。這是多少。你家總理道。一百吊。姑娘老子陪笑道。請你家高陞點罷。你家總理道。督辦賞識了你的女兒。後來。

我讀此嘮  
一切大篇如  
置身湖北  
不覺失笑  
只有聲音  
不能寫出  
惜來總覺可

謹知從此

的福氣正長呢。此刻爭甚麼。姑娘老子道是你家高陞點。你家我家姑娘頭。回定親的時節。受了他家二十吊錢的定禮。此時退了親。這二十吊就要退還他了。你家一百吊。我只落了八十吊。你家請高陞點。你家總理道。那麼那二十吊。我再貼給你就是了。姑娘老子陪笑道。謝你家再請高陞點。你家。你家不在乎。此你家總理被他勸不過。又給了他五十吊的票子。方纔罷休。又約定了後天傍晚去娶他方纔退去。總理又去告訴了督辦督辦自是歡喜。一時合公司都忙起來。你想督辦要娶姨太太。那一個不趨承巴結。還有那趕不上巴結的。引爲憾事呢。這裏亂烘烘的忙。着那裏會做夢想到太太己經動身了呢。到了後天一切事情都妥當了。只等傍晚去迎娶總理把自己的一乘藍呢官轎換上紅綢轎。幃在轎頂上打叉兒披了兩條紅綠綵綢。恰好停妥下來。忽報督辦太太和姨太太來了。要這乘轎子去接總理聽了一

不聽了可  
憐白討好

憲部大怒  
而現狀也  
怪而驚得  
然這回着

想。這。是。預。備。的。喜。轎。不。宜。再。動。且。去。借。一。乘。官。轎。來。罷。交。代。當。差。的。去。了。自  
已。便。連。忙。換。了。衣。帽。走。到。蘆。船。上。去。迎。接。這。公。司。本。是。背。江。建。造。前。門。在。街  
上。後。面。就。是。大。江。所。以。不。出。大。門。一。步。就。到。了。江。邊。一。時。到。了。蘆。船。跨。過。船  
上。去。夫。人。及。姨。太。太。還。沒。有。出。來。總。理。這。纔。想。起。不。曾。拿。手。本。忙。着。叫。當。差  
去。取。自。己。等。在。船。上。買。辦。連。忙。過。來。招。呼。讓。到。官。艙。裡。坐。等。此。時。督。辦。帶。來  
的。家。人。已。有。七。八。個。戴。了。大。帽。過。來。伺。候。總。理。問。起。憲。太。太。幾。時。動。身。爲。着  
甚。事。何。以。不。先。給。一。個。信。買。辦。道。到。底。不。知。爲。了。甚。事。上。前。天。我。們。纔。到。上  
海。貨。還。沒。有。起。完。到。了。半。夜。裡。忽。然。憲。太。太。來。了。風。雷。火。礮。的。一。陣。馬。上。就  
要。開。船。臉。上。很。帶。點。怒。色。總。理。吃。了。一。驚。道。爲。甚。麼。買。辦。道。不。知。道。啊。道。猶  
未。了。忽。聽。得。外。面。一。疊。連。聲。的。喊。傳。伺。候。總。理。買。辦。兩。箇。連。忙。出。來。只。見。兩  
位。憲。太。太。已。經。在。上。層。梯。子。下。來。了。總。理。買。辦。連。忙。垂。了。手。站。班。誰。知。那。位

得此一點  
頭想二人  
已不勝榮  
幸矣

憲太太正眼也不看一看。倒是那憲姨太太含笑點了點頭。兩個老媽子攙着過了躉船。自有躉船司事站班伺候。憲太太上轎然後隨了總理先行一步。急急過了跳板。步上馬頭。飛奔到公司花廳門口站班伺候。此處公司辦事人是備有衣帽的都穿着了來。站班迎接不一會。憲太太轎子到了在花廳門口下轎。姨太太也下轎。先後都到花廳裏和督辦廝見。總理及各人方纔退去迴避了。那督辦和舅老爺早等在花廳裏面。夫人一見了面。便對督辦冷笑道：「辦得好事。督辦聽說夫人來了。早有三分猜到這件事洩漏了。忙着人到船上去打聽。知道那種忙促動身情形。就猜到了五分。然而不知他怎生知道的。此時見面見了這個情形。已是十分猜透。猛然想起這件事。一定是舅老爺打了電報去的不覺對舅老爺望了一眼。舅老爺不好意思把頭一低。夫人道：「新姨娘幾時過的門。生得怎麼個標緻模樣兒也好。等我

們見識見識督辦道那裏有這回事怪不得夫人走進來滿臉怒氣這是誰造出來的謠言夫人冷笑道你要辦這回事除非我眼睛瞎了耳朵聾了你把人家已經定親的姑娘要硬逼着人家退親就是有勢力也不是這等用法督辦猛吃一驚暗想難道這些枝節也由電信傳去的因勉強分辯道這一個不過說着頑的一句笑話那裏人家便肯退親夫人聽說望着舅老爺怔了一怔舅老爺望着夫人把嘴對着花廳後面努了一努夫人道有話便說做這些鬼臉做甚麼舅老爺把頭一低默默無言夫人站起來道金姨我們到裏面看看新姨去說着扶了老媽子先走姨太太也跟着進去夫人走到花廳後進只見三間軒廠平屋一律的都張燈結綵比花廳上尤覺輝煌却都是客座陳設看不出甚麼也沒有新姨只有幾個僕人垂手侍立回頭一望院子東面有個便門便走過去一看只見另外一個院落種的竹木森森

是個花園景。致。靠北有三間房子。走進去一看。也是張着燈綵。當中明幌幌的。點着一對龍鳳花燭。有兩個老媽子過來相見招呼。這兩個老媽子是總理。新代僱來預備粗使的村頭村腦。不懂規矩。也不知是督辦太太夫人問道。新姨。娘呢。老媽子道。新姨。娘還沒娶過來。聽說要三點鐘呢。你家。你家請屋裡坐坐罷。這邊是新房。你家早有跟來的老媽子打起大紅緞子硬門帘。夫人進去一看。一式的是西式。陳設房頂上。交加縱橫。繃了正色綢緞。花外國床上掛了湖色縐紗。外國式的帳子。罩着醉楊妃色的顧繡帳簷。兩床大紅鶯哥綠的縐紗被窩。白褥子上罩了一張五彩花洋毡。床當中一疊放了兩個粉紅色外國綢套的洋式枕頭。床前是一張外國梳妝檯。當中擺着一面俯仰活動的屏鏡。旁邊放着一瓶林文烟。花露水。一瓶蘭花香。水。隨手把小抽屜拉開一看。牙刷。角。瓶。各式俱全。還有兩片柏葉。幾顆蓮子。桂圓之類。

如此裝璜  
陳設倘使  
那姑娘來  
了正不知  
快活得怎  
地也

再拉開大抽屜一看。是一匣夾邊小手巾。一疊廣東繡花絲巾。還有一絞粉紅絨頭繩。不覺轉怒爲笑。道：「這班辦差的倒也週到。說的金姨太太也笑了。再看過去梳妝檯那邊。是一排外國椅子。對着椅子那邊。是一口高大玻璃門衣櫃。外面當窗是一張小圓桌子。上面用哥窯白磁盆供着一塊蟹爪水仙花。盆上貼着梅紅紙剪成的雙喜字。猛抬頭看見窗外一個人。正是舅老爺。夫人便叫他進來。舅老爺進來笑道：「姊姊來得好快。幸得早到了三四點鐘工夫。不然還有戲看呢。那時生米成了熟飯。倒不好辦了。」夫人道：「此刻怎樣。舅老爺道：「此刻說是不娶了。姊夫已經對總理說過。叫人去回了那家。但不知人家怎樣。」夫人道：「此刻姊夫在那裡。」舅老爺道：「步行出去了。不知往那裡去的。」夫人聽說。便仍舊帶了金姨太太。步出花廳。舅老爺也跟在後面。恰好迎頭遇了督辦。回來夫人冷笑道：「好個說着頑的笑話。裡面新房也是。」

只好涎着  
臉寫懼內  
人如繪我  
讀至此也  
笑了

就認了何  
妨

如此夫人  
就是吃醋  
也還值得

擺着頑的笑話。麼督辦涎着臉道。這是替夫人辦的。差說的夫人和金姨太太都撲嗤的一聲笑了。舅老爺道。其實姊夫並無此心。都是這裡的總理撮弄出來的。督辦乘機又涎臉道。就是這句話人家好意送給我一個姨娘。難道我好意思說我怕老婆不敢要麼。說的金姨太太和舅老爺都笑個不住。夫人却正顏厲色的對舅老爺說道。叫他們叫總理來。站在廊下伺候。家人便一疊連聲的叫傳總理。原來這位夫人向來莊重寡言。治家嚴肅。家人們對了夫人。比對了督辦還懼怕三分。所以一聽了這話。便都爭先恐後的去了。督辦要阻止也來不及。一會兒總理到了。捏手捏腳的走上來對夫人請了個安。回身又對金姨太太請了個安。督辦便讓他坐。他只在下首斜簽着坐了半個屁股。夫人歇了半天沒有言語。忽然對着總理道。督辦年紀大了。要你們代他活的耐煩。這句話嚇得總理不知所對。挺着腰兩個眼。

讀者至此  
定也要笑

明明是吃  
醋却說得  
冠冕堂皇

美人之威  
可惡

只差沒有  
提着耳朵

九  
九  
暗。着。着。鼻。子。回。道。是。是。是。這。三。個。是。字。一。說。倒。引。的。夫。人。和。金。姨。太。太。撲。嗤。  
一。聲。笑。了。出。來。督。辦。也。笑。了。舅。老。爺。一。想。也。笑。了。總。理。自。己。回。想。一。想。滿。臉。  
漲。的。緋。紅。夫。人。又。斂。容。正。色。道。你。們。爲。着。差。使。起。見。要。巴。結。督。辦。那。是。我。不。  
來。管。你。但。是。巴。結。也。走。一。條。正。路。甚。麼。事。情。不。好。幹。甚。麼。東。西。不。好。送。却。弄。  
一。個。妖。狐。狸。來。媚。他。老。頭。子。可。是。你。代。他。活。的。不。耐。煩。總。理。這。纔。回。道。卑。職。  
不。敢。夫。人。道。別。處。我。不。管。以。後。督。辦。到。了。漢。口。走。差。了。一。步。我。只。問。你。總。理。  
一。句。話。也。回。不。出。來。督。辦。着。實。代。他。難。過。因。對。他。說。道。你。有。公。事。請。便。罷。總。  
理。巴。不。得。一。聲。站。起。來。辭。了。就。走。到。了。外。面。已。是。嚇。的。汗。透。重。裘。了。過。了。一。  
天。便。是。本。公。司。開。船。日。期。夫。人。率。領。金。姨。太。太。押。着。督。辦。下。船。回。上。海。去。了。  
他。們。下。船。那。一。天。恰。好。是。我。到。漢。口。那。一。天。這。公。司。裡。面。地。大。人。多。知。道。了。  
這。件。事。便。當。做。新。聞。到。外。頭。來。說。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不。到。半。天。外。面。便。沸。

沸揚揚的傳遍了。比上了新聞紙。傳的還快。我在漢口料理各事停當。想起伯父在武昌。不免去看看。叫個剃子。剃過對江。到幾處衙門裡號房打聽。都說是新年裡。奉了札子。委辦宜昌土捐局。帶着家眷。到差去了。我只得仍舊渡江回來。但是我伯父。不曾聽見說。續絃納妾。何以有帶家眷之說。實在不解。即日赴了輪船。沿路到九江蕪湖。一帶去過。回到南京。南京本來也有一家字號。這天我在字號裡吃過晚飯。談了一回天。提着燈籠回家。走過一條街上。看見幾團黑影子。圍着一爐火。吃了一驚。走近看時。却是三四個人。在那裡蹲着。口中唧噥有聲。旁邊是一個賣湯圓的担子。那火便是煮湯圓的。火我走到近時。幾箇人一齊站起來。正是怪狀奇形。呈眼底。是人是鬼。不分明。不知那幾個是甚麼人。且待下回再記。

我讀此回。輒恨督辦夫人太煞風景。不然。此一個漢口姑娘。傻頭傻腦。督辦置之於金釵之列。寫來必有無限笑話也。  
要巴結督辦。却將公司之錢。胡亂報銷。則平日可想我讀至此。爲我國集資實業。一慟固不僅此公司爲然也。

此次因寫督辦夫人。帶出金姨太太。却又毫無舉動。似是贅筆。不知特借逗一消息。爲後文此人之歷史。作引線耳。

半夜三更。當街蹲吃湯圓者。是何等樣人。試掩卷猜之。

第五十三回 變幻離奇治家無術 誤交朋友失路堪憐

那幾個人。却是對着我走來。一個提着半明不滅的燈籠。那兩個每人扛着一根七八尺長的竹竿。走到和我摩肩而過的時候。我舉起燈籠向他們一照。那提燈籠的是個駝子。那扛竹竿的一個。是一隻眼的。一個滿面黧

却一剎那  
間有如許  
可怪狀寫  
來

容火光底下看他竟是一張青灰顏色的臉兒却一律的都穿着殘缺不全的號衣方纔想着是冬防查夜的那兩根不是竹竿是長矛不覺嘆一口氣暗想這還成了個甚麼樣子不覺站住了腳回頭看他慢慢的見他走遠了忽聽得那賣湯圓的高叫一聲賣圓子咧接着又咕嚕道出來還沒做着二百錢的生意却碰了這幾個瘟神去了二十多箇圓子湯瓢也打斷了一個一面嘮叨一面洗碗猛然又聽得一聲怪叫却是那幾個查夜的在那裏唱京調我問那賣湯圓的道難道他們吃了不給錢的麼怎麼說去了二十幾個賣湯圓的道給錢不要說只得兩隻手就再多生兩隻手也拿他不動我道這個何不同他理論賣湯圓的道那裡鬧得他過鬧起來他一把瓣子拉到扇裡去說你犯夜我道何不到扇裡告他呢賣湯圓的道告他以後還想做生意麼我一想此說也不錯嘆道那只得避他的了賣湯圓的道先生

也只有氣  
嘆而已

你不曉得我們做小生意的難處。出來做生意要喊的他們就聞聲而來。了我聽了不覺嘆氣一路回家去。「我再表明一遍我的住家。雖在繼之公館隔壁。然而已經開通了。我自己那邊大門是長關着的。總是走繼之公館大門出進的。」我走進大門。繼之的家人迎着說道。揚州文師爺來了。住在書房裡。我聽了。便先到書房裡來。和述農相見。問幾時到的。爲甚事上省。述農道。下午傍晚到的。有點公事來。又問我幾時到下江去。我道。三五天裡面也打算動身了。我打算趕二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踏西湖。再到衙門裏去。述農道。你今年只怕要出遠門呢。聽見繼之說。打算請你到廣東去。我道也好。等我多走一處地方。也多開一個眼界。說罷。我便先到兩邊上房裡都去走一次。然後再出來和述農談天。我說起方纔遇見那冬防查夜兵的情形。述農道。你上下江走了這兩年。見識應該增長得多了。怎麼還是這樣少見多

竟是當然  
之事可發  
一嘆

揚州事也  
却在鎮江  
訪着的奇  
奇

怪的他們穿了號衣出來白吃兩個湯圓又算得甚麼你不知道這些營兵有一個上好徽號叫做「當官強盜」呢近邊地方有了一個營盤左右那一帶居民就不要想得安逸田裡種的菜池裡養的魚放出來的鷄子鴨子那一種不是任憑那些營兵隨意擄取就同是營裏公用的東西一般過往的鄉下婦女任憑他調笑誰敢和他較量一句半句你要看見那種情形還不知要怎樣大驚小怪呢頭回繼之託你查訪那羅魏氏送羅榮統不孝的一節你訪着了沒有我道我在揚州的時候很少那裡訪得着述農道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說起他這件事倒可以做一部傳奇我道是怎樣訪着的繼之可曾知道述農道我這回來在鎮江訪著的繼之還不曾得知我道揚州的事何以倒到鎮江去訪得來這也奇了述農道羅家那個廚子不在大觀樓了到鎮江去開了個館子我這回到鎮江遇了幾個朋友盤桓了幾

天。天天上他那館子。就被我問了個底細。原來這羅魏氏不是個東西。羅榮統是個過繼的兒子。他家本是個鹽商。自從廢了綱鹽。改了票鹽之後。他家也領了有二十多張鹽票。也是數一數二的富家。羅魏氏本來生過一個兒子。養到三歲上就死了。不久他的丈夫也死了。就在近支裏面抱了這個羅榮統來承嗣。魏氏自從丈夫死後。便把一切家政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那一班人得到事權到手。便沒有一處不侵蝕。慢慢的就弄的不成樣子了。把那些鹽票一張一張的都租給人家去辦。竟有一大半租出去的了。賸下的自己又無力去辦了。只得棄置在一旁。那租出去的慢慢把租費拖欠了。也沒有人去追取。大凡做鹽商的向來是闊綽慣的了。吃酒唱戲是他的家常事。那羅府上已經敗到這個樣子。那二位羅太太還是循着他的老例去鬧闊綽。只要三天自己家裡沒請客。便鬧說飢荒了。寒塵了。當時羅榮統還是

個小孩子。自然不懂得。及至在那錦繡帷中。絃歌隊裡。長大起來。仍然是不知稼穡艱難。混混沌沌的過日子。他家裡有一個老人家。看不過了。便勸羅榮統把家務整頓。整頓又把家裡的弊病逐一說了出來。這羅榮統起初不以為意。禁不得這老人家屢次苦勸。羅榮統也慢慢畱起心來。到帳房裏留意稽查。那老人家又從旁指點。竟查出好些花帳來。無奈管帳的當事。都是他的舅姨夫表兄之類。就有一兩個本族的人。也是仰承他母親鼻息的那裡。敢拿他怎樣。只好去給他母親商量。却碰了他母親一箇大釘子。說我青年守節。苦苦的縋著。這箇家撫養你成人。此刻你長大了。連我娘家人也不能容一箇了。羅榮統碰了這個釘子。嚇得不敢則聲。只得仍舊去和那老人家商量。那老人家倒有主意。說道現在家裡雖然還有幾張鹽票。然而放着不用。也同沒有一般。此刻家裏鬧拮据。了外面看着很好。不知

內裏已經空得不像樣子了。那裡還能辦鹽。只好設法。先把糜費省了。家裏現有的房產田產。或者可以典借幾萬銀子。逐漸把鹽辦起來。等辦有起色。再取贖回來。慢慢的整頓。還可以把租給人家的鹽票要回來。仍舊自己辦。趁着此時動手。還可望箇挽回。再過幾年。便有辦法也怕來不及了。然而要辦這件事。非得要先把幾個當權的去了。不行。若要去了這幾個當權的。非下辣手不行。還有一層去了。這幾個也要添進幾個辦事的。方纔妥當。主僕兩個安排計策。先把那當權的歷年弊病查了好幾件出來。又暗暗地約了幾個本族可靠的人前來接事。一面寫了一張呈子。告那當權的盤踞舞弊。約定了日子。往江都縣去告。連衙門上下人都打點好了。只等呈子進去。即刻傳人收押。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也是合當有事。他主僕兩個商議這件事時。只有一個小書僮在旁。也算是機密到極處的了。一天書僮到帳房。

此等事何  
必約日子  
大是誤事

裏去領取工錢。不知怎樣碰了個釘子。這書僮便咕噥起來。背轉身出去。一路自言自語道：「此刻便是你強過兩天。到了江都縣監裏看你還強到那裏。」這句話却被那帳房聽了一半。還有一半聽不清楚。便喝叫僕人把書僮抓了回來。問他說甚麼。那帳房本來是羅魏氏的胞兄。合宅人都叫他舅太爺。平日仗着妹子信用。作威作福。連羅榮統都不放在眼裏。被那書僮咕噥了。如何不怒。況且又隱約聽得他說甚麼。江都縣監裏的話益發動了。真火抓了回來。便喝令打下一頓嘴巴。問他說甚麼。書僮嚇的不敢言語。只哀哀的哭。舅太爺又很很的踢了兩腳。一定要追問他說甚麼。江都縣監裏再不說。便叫拿繩子。網了吊起來。這十來歲的小孩子。怎麼禁得起這般的唬嚇。只得把羅榮統主僕兩個商量的話說了一遍。却又說不甚清楚。舅太爺聽了。暴跳如雷。喝叫網了書僮。逕奔上樓來。把書僮的話一五一十對妹子說了。

羅魏氏不聽。猶可一聽了。這話只氣得三尸亂暴，七竅生煙，一疊連聲，喝叫把畜生拿來。家人們便趕到書房去，請羅榮統。榮統知道事情發覺，嚇得瑟瑟亂抖。一步一俄延的到了上房。羅魏氏只恨的咬牙，隲腳千畜生萬畜生的罵個不了。又說我苦守了若干年，守大了你，成了個人，連娘舅也要告起來了。眼睛裡想來，連娘也沒有的。你是個過繼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剛了你。羅榮統一個字也不敢回答。羅魏氏便帶了舅太爺到書房裡去，搜把那呈子搜了出來。舅太爺念了一遍，把羅魏氏氣一個死，喝叫僕人把老人家人綱了。先痛打了一頓，然後送到縣裡去，告他引誘少主人爲非。又在禁卒處化上幾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樣送了。報了個病，斃那舅太爺。還放心不下，恐怕羅榮統還要發作，叫羅魏氏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教他以後動不得手。然後弄兩個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來。把

母子之間  
如何必不  
如此呢

他囚禁在家裡。從此遇了一個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說這件事情冤枉不冤枉呢？我道：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母子之間何以鬧到如此呢？述農道：近來江都又出了一個笑話。那纔奇呢？有一天縣裏接了一個呈子，是告一個鹽商的。說那鹽商從前當過長毛。某年陷某處，某年掠某處，都叙得原原本本。敍到後來，說是克復南京時，這鹽商乘亂混了出城，又到某處地方，劫了一筆鉅贓。方纔薙了頭髮，改了名字，冒領了幾張鹽票，販運淮鹽。此時老而不死，猶復包藏禍心。若不盡法懲治，無以彰國法。云云。繼之見他告得荒唐，並且說甚麼包藏禍心，又沒有指出證據，便沒有批出來。那些鹽商時常也和官場往來，被告的這箇繼之也認得他年紀已經上七十歲的了。有一日，遇見了他，繼之同他談起，有人將他告了他聽了，很以為詫異。過一天，便到衙門裡來拜會，要那呈子來看，誰知他只看得一行便氣的昏迷過去。

我也不覺  
愕然

幾乎被他死在衙門裡面。立刻傳了官醫。羌湯開水。一泡子亂救。纔把他救醒。過來問他爲甚麼。這般氣惱。你猜他爲甚麼。來。我道。我不知道。你快說罷。述農站起來。雙手一拍道。這具名告他的。是他的嫡嫡親親的兒子。你說。奇不奇。我聽了不覺愕然道。天底下。那裡有這種兒子。莫不是瘋了。述農道。總而言之。姬妾衆多。也是一界。據那鹽商自己說。有五六房。姬妾兒子也七八個。告他的。這個是嫡出。鹽商自己因爲年紀大了。預先把家當分開。每箇兒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個妾另外分他三千銀子。正室早亡。故了。便沒有分着。這嫡出的兒子不肯甘心在家裏。不知鬧成個甚麼樣的了。末末了。却鬧出這個頑意來。我道。這種兒子。纔應該送他。不孝呢。述農道。何嘗不想送他。他遞了呈子之後。早跑的不知去向了。當下夜色已深。各自歸寢。過了兩天。述農的事勾當妥了。便趕着要回揚州。我便和他同行。到

了鎮江。逃農自過江去。我在鎮江料理了兩天。便到上海。管德泉金子安等輩都一一相見。自不必說。一天沒事。在門口站着閒看。忽然一箇人。手裡拿着一紙冤單。前來訴冤。告幫。抬頭看時。是一箇鄉下老頭子。滿臉愁容。對着我連連作揖。嘴裡說話是紹興口氣。我畧問他一句。他便嘮嘮叨叨的述了一遍。我在衣袋裡隨意掬了幾角洋錢給他去了。據他說是紹興人。一向在紹興居住。不會出過門。因爲今年三月要嫁女兒。拿了一百多洋錢。到上海來要辦嫁裝。便有許多親戚朋友。街鄰等人。順便托他在上海帶東西。這個十元。那個八元。統共也有一百多元。連自己的就有了三百外洋錢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棧裏。和一個同棧的人相識起來。知道這個人從上海來的。就要回上海去。這老頭子便約他同行。又告訴他到上海買東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應允。便一同到了上海。也同住。在一個客棧。並且同住。一個房間。

那個人會作詩。在船上作了兩首詩。到了棧房時。便騰了出來。叫茶房送到報館裡去。明天報上便同他登了出來。那老頭子便以爲他是體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帶着老頭子到綢緞店裡剪了兩件衣料。到算帳時。洋錢又多用了一二分。譬如今天洋錢價應該是七錢三分的。他却用了箇七錢四五。老頭子更是歡喜感激。說是幸虧遇見了先生。不然我們鄉下人那裡懂得這些法門。過了一兩天。他寫了一封信。交給老頭子。叫他代送到徐家匯。甚麼學堂裡。一個朋友說是要請這個朋友出來談談。商量做生意。又給了二百銅錢。他坐車。老頭子答應了。坐了車子。到了徐家匯。問那學堂時。却是沒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聽了半天。却只打聽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來了這條路。又遠。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沒有給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錢坐車。遂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鄉下人走慣的。然而從徐家匯到西門是一條馬路。

自然好走。及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紛歧。他初到的人，如何認得沿途。問人還走錯了。不少路。竟到晚上八點多鐘，纔回到客棧。走進自己住的房。一看，噁呀，不好了。那個人不見了。便連自己的衣箱行李也沒有了。竟是一間空房。連忙走到帳房問時。帳房道：他動身到蘇州去了。老頭子着了急，問他走他的爲甚麼。連我的行李也搬了去。帳房道：你們本是一起來的。我們那裡管得許多。老頭子急的哭了。帳房問了備細情由，知道他是遇了騙子。便教他到巡捕房裡去告。老頭子只得去告了。巡捕頭雖然答應代他訪緝。無奈一時那裏就緝得着。他在上海舉目無親，一時又不敢就走。要希冀拿着了。騙子還要領贓，只得出來在外面求乞告幫。正是

誰知萍水相逢處，已種天涯失路因。

未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偏是家庭中偏多此等怪事。總是無教育之故。然而近年競言教育之後。忽又起家庭革命之說。幾令人無所適從。夫然後知秩序之可貴也。

第五十四回 告冒餉把弟賣把兄 戕委員乃姪陷乃叔

那紹興老頭子嘮叨了一遍。自向別家去了。我回到裏面。便對德泉說。知德泉道。騙個把鄉下人。有甚麼稀奇。藩庫裡的銀子。也有人。有本事去騙出來呢。我道。這更奇了。不知是那裏的事。德泉道。這就是前兩年山東的事。說起來話長得狠。這裡頭還像有點因果報應在裡面呢。先是有兩個人。都是縣丞班子。向來都是辦糧臺差事的。兩個人的名字。我可記不清楚了。單記得一個姓朱的。一個姓趙的。兩個人。是拜把子的兄弟。非常要好。平日無話不談。後來姓朱的辦了驗。看到山東候補去了。和姓趙的許久不通音問了。山東藩庫裡存了一筆銀子。是預備支那裡協餉的。忽然一天來了箇委員。投

又是拜把  
子記的着

馬盡官場  
然我思之  
不獨官場  
爲然也不

到了一封提餉文書。文書上叙明，即交那委員提解來。這邊便備了公事，把餉銀交那委員帶去了。誰知過了兩個月，那邊又來了一角催餉文書，不覺大驚。查察起來，纔知道起先那個文書是假的，只得另外籌了款項解了過去。一面出了賞格，訪拿這個冒領的騙子。却是大海撈針似的那裏拿得着。看看過了大半年，這件事就擱淡下來了。忽然一天，姓趙的到了山東，去拜那姓朱的。考把弟說是已經加捐了，同知辦了引見，指省江蘇。因爲惦着老把弟，特爲遠著道兒到濟南探來望的。兩箇人自有一番闊叙。明天姓朱的到客棧裏回拜，只見他行李甚多，僕從煊赫，還帶着兩個十七八歲的侍妾，長得十分漂亮。姓朱的心中暗暗稱奇，想起相隔不過幾年，何以他便闊到如此。未免歆羨起來。於是打算應酬他幾天，臨了和他借幾百銀子。看見人家闊了，便要算打向人家借錢。這本是官場中人的慣技，不足爲奇的。於是

過官場特  
甚耳

甚哉酒之  
誤事也此  
身以酒殺

那姓朱的便請他吃花酒。逛大明湖盤桓了好幾天。老把兄叫得應天響。這天又叫了船在大明湖吃酒。姓朱的慢慢的把羨慕他的話也說出來了。姓趙的嘆口氣道：大凡我們捐個小功名出來當差的大半都是爲貧而仕。然而十成人當中倒有了九成。九是越仕越貧的。就以我而論。辦了多少年糧。台從從九品保了一箇縣丞。算是過了一班。講到錢呢。還是囊空如洗。一天停了差使。便一天停了飯碗。如果不是用點機變。發一注橫財。那裡能發達。姓朱的道：機變便怎樣。老把兄何不指教我一點。姓趙的道：機變是要隨機應變的。那裡教得來。姓朱的道：老把兄只要把自己行過的機變告訴我一點。就是指教了。姓趙的此時已經吃了不少的酒。有點醉了。便正色道：老弟。我告訴你一句話。只許你我兩箇知道。不能告訴第三箇人的。說着便附耳說道：老把弟。你知道我的錢是那裡來的。就是你們山東藩庫的銀子。

本來自已  
兄弟不要

啊。我當着糧台。差使時。便偷著用了幾顆印。印在空白文書上。當時我也不曾打算定。是怎樣用法。後來撒了差。便做了箇提餉文書。到這裏來。提去一筆款。這不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事麼。姓朱的大驚道。那麼你還到這裏來。上頭出著賞格。拿人呢。姓趙的道。那時候。我用的是假名。姓並且我的頭髮早已蒼白了。又沒有留鬚。頭回我。到這裡上院的時候。先把烏鬚藥拿頭髮染的漆黑。把鬚子根兒刮得光光兒的。用引見胰子把臉擦得亮亮兒的。誰還看得出我的年紀。我到手之後。一出濟南。便把鬚子留起來。你看我此刻鬚髮都是蒼白的了。誰還知道是我。並且犯了這等大事。沒有不往遠處逃的。誰還料到我。到這裡來。老弟。你千萬要機密。這是我貼身的姬妾。都不知道的。為咱們自己弟兄不要緊。所以我告訴你一點。姓朱的連連答應。及至席散之後。天色已晚。姓朱的回到家裡。暗想。老把兄真有能耐。平白地藩庫。

本來老把  
兄交代過  
叫千萬要  
機密他却  
起這等機  
密

可見得沒  
有轎子坐  
也

的銀也拿去用了。怎能設也有機會學他一遭便好。想來想去沒有法子。忽然一轉念道。放著現成機會在這裡。何不去幹他一幹呢。又想了一想道。不錯啊。升官發財都靠著這一回了。打定了主意。便換過衣冠。連夜上院口稱稟報機密。撫台聽見說有機密事。便傳進去見他。便把這姓趙的前情後節澈底稟明。稟完又請了一個安。說本來上頭出過賞格。拿這箇人。此刻卑職不敢領賞銀。只求大帥給一個破格保舉。撫台道。老兄既然不領官賞。就把他隨身所帶的盡數充賞便了。至於保舉一層。自然要給你的。他又打了個拜謝。過撫台道。那麼老兄便去見歷城令。商量罷。他辭了出來。又忙去找歷城縣。歷城縣聽說是撫台委來的。連忙請見他。先把情節說了。然後請知縣派差去拿人。知縣道。還是連夜去拿呢。還是等明天呢。他此時跑的乏了。因說道。等明天去罷。明天請派差先到。晚生公館裡去議定了。下手方法纔好。

好老把弟  
好機密今  
之喜拜把  
者之人看

呆鳥

不然。冒冒失失的跑去。萬一遇不見。倒走了。風聲把他嚇跑了。就費手腳了。知縣便連連答應。他就回家安歇。到了明天。縣裡因爲拿重要人犯。派了通班。捕役到他公館伺候。他和捕役說明。叫他們且在客棧前後門守住。等聽見裡面。鞭炮響纔進去。拿人說定了。他便叫人買了一掛鞭炮。揣在懷裡。帶了通班。捕役去找他。老把兄兩人相見。談了幾句。天他故意拿了一枝水烟筒。吸烟。順腳走到院子裡。去把鞭炮放起來。姓趙的在屋裡聽見。甚是詫異。道。這是誰放的。鞭說猶未了。一班差役早蜂擁進來。姓朱的伸手把姓趙的一指。衆差役便上前擒住。姓趙的慌了。忙問道。爲了甚麼事。差役們不由分說。先上了刑具。便問朱太爺犯眷怎樣。發落。性朱的道。奉憲只拿他一個。這些有我在這裡。看管。姓趙的這纔知道。被他老把弟賣了。不覺嘆一口氣。道。好老把弟。賣得好。這回我的腦袋。可送在你手裡了。然而你這樣待朋友。

豈但朋友  
還是兄弟  
呢

好快活也

是是是好  
藩台

只怕你的腦袋也不過暫時寄在頸子上罷了。衆差役不等他說完，便簇擁著他去了。這姓朱的便沈下臉來，把那帶來的僕從都攆走了，叫了人來，把那些行李都抬回自家公館裡去。那兩個侍妾也叫轎子抬去，居然擁爲己有了。這行李裏面有十多口皮箱子，還有一千多現銀，真是人財兩進，過得幾天，定了案。這姓趙的殺了撫台，給他開了保舉，免補縣丞，以知縣留省，儘先補用部裡議准了。登時又升了官。撫台還授意藩台給他一個缺。藩台不知怎樣知道他兩個的底細，以爲姓趙的所犯的罪本來該殺，然而姓朱的是他至交，不應該出他的首。若說是爲了國法，所以公爾忘私，然而姓朱的却又明明爲着升官發財，纔出首的，所以有點看不起這個人。這會撫台要給他缺。藩台有意弄一個苦缺給他，就委他署了一個兗州府的嶧縣。這嶧縣是著名的苦缺。他雖然不滿意，然而不到一年，一個候補縣丞升了一個

現任知縣也是興頭的。便帶了兩個侍妾去。到任又帶了一箇姪兒去做帳房。做到年底下。他那姪少爺嫌出息少。要想法子在外面弄幾文無奈。縣是個苦地方。想遍了。城裡城外各家店鋪都沒有下手的去處。只有一家當舖。資本富足。可以詐得出的。便和稿案門丁商量。拿一個皮箱子裝滿了磚頭瓦石之類。鎖上了。加了本縣的封條。叫人抬了門丁跟著到當舖裡去。要當八百銀子。當舖裡的人見了。便說道。當是可以當的。只是箱子裡是甚麼東西。總得要看看。門丁道。這是本縣太爺親手加封的那個。敢開當舖裡人見不肯開看。也就不肯當。那門丁便叫人抬了回去。當舖裡的夥計大家商量。縣太爺來當東西如何好。不應酬他。不過他那箱子封鎖住了。不知是甚麼東西。怎好胡亂當他的。倒是借給他點銀子也沒甚要緊。我們在他治下總有求他的時候。不如到衙門裡探探口氣。簡直借給他幾百銀子罷。商量。

妥當。等到晚上關門之後，當舖的當事便到衙門裡來，先尋見了門丁，說明來意。門丁道：「這件事要到帳房裡和姪少爺商量當事的。」便到帳房裡去。那姪少爺聽見說是當舖裡來的，登時翻轉臉皮，大罵門上人都到那裡去了。可是瞎了眼睛，夤夜裡放人闖到衙門裡來，還不快點給我拿下左右的人聽了。這話便七手八腳把當事拿了，交給差役往班房裡一送。當舖裡的人知道了，著急的了不得。又是年關在即，如何少得了一個當事的人。便連夜打了電報給東家討主意。這東家是黃縣姓丁的，是山東著名的富戶。所有開山東省裡的當舖，十居六七是他開的。得了電報，便馬上回了個電說：「只要設法把人放出來，無論用多少錢，都使得。當舖裡人得了主意，便尋出兩個紳士去和姪少爺說情，到底被個詐了八百銀子方纔把當事的放了出來。等過了年，那當舖的東家便把這個情形寫了個呈子到省裡去告了。然

笑糊塗得可

而衙門裡的事自然是本官作主。所以告的是告縣太爺。却不是告姪少爺。上頭得了呈子。便派了兩個委員到擘縣去查辦。這回派的委員却又奇怪。派了一文一武。那文的姓傅。我忘了他的官階。了一個姓高的。却是個都司。就是本山東入等兩箇委員到了擘縣。那位姓朱的縣太爺方纔知道姪少爺闖了禍。未免埋怨一番。正要設法彌縫。誰知那姪少爺私下先去見那兩個委員。那姓傅的倒還圓通。不過是拿官場套語「再商量」三個字來敷衍。那姓高的却擺出了一副辦公事的面目。口口聲聲只說公事。公辦那姪少爺見如此情形。又羞又怒。又怕回去之後。忽然生了一個無毒不丈夫的主意。來傳齊了本衙門的四十名練勇。桌上放着四個大元寶。問道：「你們誰有殺人的膽量。殺人的本事。和我去殺一個人。這二百兩銀子就是賞號。我還包他沒事。四十名練勇聽了。有三十九名。面面相覷。只有一個應聲說道：我

可以殺人。但不知殺的是誰。姪少爺道：「你可到委員公館裡去。他們要問你做甚麼。你只說本縣派來看守的。覷便把那高委員殺了。回來領賞。」那練勇答應下來。回去取一把尖刀。磨得雪亮。飛快帶在身邊。逕奔委員公館來。傳委員聽了。倒不以爲意。那高委員可不答應了。罵道：「這還了得。省裡派來的委員都被他們看守了。這成了個甚麼話。倒是傳委員把他勸住。到了傍晚時。高委員到院子裡。小便。那練勇看見了。走到他後頭。拔出尖刀。颯的一下。雪白的。一把尖刀。便從他後心刺進去。那刀尖直從前心透出。拔了紅刀子出來。翻身便走。一個家人在堂屋裡看見。大喊道：「不好了。練勇殺人啊。」這一聲喊。驚起衆家人出來。看時。那練勇早出大門去了。衆人見握他刀在手。又不敢追他。看那高委員時。只有雙腳亂蹬了一陣。就直挺了。傳委員見此情形。急的。了不得。忙喝衆人道：「怎麼放那兇手跑了。還不趕上去拿了來。說話。」

與姓趙的  
一般呆鳥

時便遲。那時却是甚快。那練勇離了大門。不過幾丈。遠衆人聽傳委員的話。便硬着膽子趕上去。那練勇聽見有人追來。却返身仗刀在手。道：「本官叫我來殺他的。誰能奈我何？你們要趕我。管叫你來一箇死。一個說罷。回身徜徉而去。衆人誰敢向前。只得回報傳委員。傳委員聽了。嚇得魂不附體。暗想：他。能殺姓高的。便能殺我。這箇虎口之地。如何住得。便連夜出城。就近飛奔到兗州府。告變去了。兗州府得報也嚇得大驚失色。連忙委了本府經歷廳。到嶧縣去。摘了印綬。權時代理縣事。另外委員去把姓朱的押送來。府暫時看管。因爲原告呈子詞連稿。案門丁叫一並提了來。一面飛詳上憲。等經歷廳到嶧縣時。那姪少爺和那練勇早不知逃到那裏去了。不多幾天。省裡來了委員。把姓朱的上了刑具。提回省裡。原來已經揭參出去了。可笑他一向還說是姪兒子做的事。與他無涉。直到此時。方纔悔恨起來。到了省城。審了兩

這個姪子  
比那個姪子  
差得遠了

堂。他只供是姪兒子所做的。自己只承了個約束。不嚴上面。便把他押着。一面懸賞緝兇。這件事本就可以延宕過去了。誰知那高委員也有個姪兒子。却是個翰林。一向在京供職。得了這個消息。不覺大怒。驚動了同鄉聯合了山東同鄉京官會銜。參了一摺。坐定了。是姓朱的主謀。奉旨着山東巡撫澈底根究。不得徇情。迴護。撫台接到了廷寄。看見詞旨嚴厲。重新又把這個案提起來。嚴刑審訊。那門丁熬刑不過。便痰死了。那姓朱的也備嘗三木。終是熬不住。痛苦便承了主謀。這纔定了案。拿他論抵。那時他還有些同寅朋友。平素有交情的。都到監裡去看他。也有安慰他的。也有代他籌後事的。也有送飲食給他的。最有見識的一個。是勸他預先服毒。自盡的。誰知他不以為忠言。倒以為和他取笑。說是正兇。還沒有緝着。焉見得就殺我那勸他的人。倒不好。再說了。他自從聽了那朋友這句話之後。連人家送他的飲食。也不

是不殺頭  
不止也

敢入口。恐怕人家害他。天天只把囚糧果腹。直等到釘封文書。到了在監裡。提了出來。綁了歷城縣會了城守。親自押出西關。他那忠告的朋友化了幾十吊錢。買了一點鶴頂紅。攪在茶裏。面等在西關外面。等到他走過時。便勸他吃一口茶。誰知他偏不肯吃。一直到了法場上。就在三年前。頭殺姓趙的地方。一樣的伸著頸子。吃了一刀。正是

富貴浮雲成一夢。胡廬依樣祇三年。

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甚夫人心之不可測也。趙有可死之罪。而非可死。趙之人使趙而死於他人之弋獲。在朱之交情。猶當憐之。哭之。而乃利其有而死之。耶。觀於此。則一通一塞之間。掉頭不顧者。尙復不失爲忠厚也。嗚呼。

果報之說。儒者不談。況當此新理發明時代。猶執此說。不已僞乎。然觀於

朱之就戮。雖不必謂之果報。而不得不謂之快心。

鶴頂紅。入口卽死。疑卽古人之所謂鳩也。雍乾時京師。珠玉店。取以製爲朝珠記念。每一枚。價值千金。朝中大老多佩之。蓋彼時法令嚴竣。儘有朝入座而夕罹斧鉞者。故佩之以備不虞。而市檜亦藉此以居奇也。因讀此篇。偶憶錄之。

####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軍門被逐 設施已畢醫士脫逃

德泉說完了這一套故事。我問道。協餉銀子。未必是現銀。是打匯票的。他如何騙得去。這也奇了。德泉道。這一筆聽說是甘肅協餉。甘肅與各省通匯兌的很少。都是匯到了山西或陝西轉匯的。他就在轉匯的地方。做些手脚。出點機謀。自然到手了。子安從旁道。我在一部甚麼書上。看見一條。說嘉道年間。還有一個冒充了成親王到南京。從將軍總督以下的錢。都騙到了的呢。

你要避西湖  
偏不叫  
你去西湖

德泉道。這是從前沒有電報。纔被他瞞過了。若是此刻。只銷打個電去一問。馬上就要穿了。說話時。只見電報局的信差。送來一封電報。我笑道。說着電報。電報就到了。德泉填了收條。打發去了。繙出來一看。却是繼之給我的。說蘇杭兩處。可託德泉代去。叫我速回揚州一次。再到廣東云云。德泉道。廣東這個地方。只有你可以去得。要是我們去了。那是同到了外國一般了。子安道。近來在上海久了。這裡廣東人多。也常有交易。倒有點聽得懂了。初和廣東人交談。那纔不得了呢。德泉道。可笑我有一回。到棋盤街一家藥房裡去。買一瓶安眠藥水。跑了進去。那櫃上全是廣東人。說的話。都是所問非所答的。我一句也聽不懂。我要買大瓶的。他給了我箇小瓶。我要掉。他又不懂。必。要。做。手。勢。比。給。他。看。纔。懂。了。換。了。大。瓶。的。我。正。在。付。價。給。他。忽。然。內。進。裡。跑。出。一。個。廣。東。人。來。右。手。把。那。瓶。藥。水。拿。起。來。提。得。高。與。額。齊。拿。左。手。指。著。瓶。

旁注之字  
以正音諸  
廣東人之  
官話也讀  
笑之令人  
失讀

粵人以善  
經商者而  
到處不通  
言語亦一  
奇事

眼睛看着我道：「這借瓶貧藥，月水，緩頂刮，刮囉，頂刮，刮囉，有愛仿方單在此。溪，你呢，拿捺回微去一異看，坎便知基明命白別了，擦」聽得我，和子安都狂笑起來。德泉道：我當時聽了他這幾句話，也忍不住要笑。他對我說完之後，還對他那夥計，囁咕了幾句。雖然聽他不懂，看他那神色，好像說他那夥計不懂官話的意思。我付過了價，拿了藥水，要走他忽然又叫住我道：「俄基，俄基，你猜他說甚麼，便是我當時也，酸住了。他拿起我付給他的洋錢，在櫃上攢了兩攢，是一塊啞板，這纔懂了他，要和我說上海話，說這一塊洋錢是啞子。又說得不正，便說成一個俄基了。當下說笑了一會，我不知繼之叫我到廣東，有甚要事，便即夜赴了輪船動身。偏偏第二天到鎮江，已經晚上八點鐘了，看着不能過江，我也懶得到街上去了，就在薑船上住了一夜。次日一早過江，趕得到城裡，已是十二點多鐘，見了繼之，談起到廣東的事。原

來也是經營商業的事情。我不覺笑道。我本來是個讀書的。雖說是我生來的無意科名。然而因在家裡沒事。總不免要走這條路。無端的跑了出來。遇見大哥。就變了個幕友。這幾年更是變了個商家了。繼之笑道。豈但是商家。還是箇江湖客人呢。你這回到廣東去。怕要四五個月纔得回來。你不如先回南京一轉。叙叙家常再去。我道。這倒不必。寫個信回去。告訴一聲便了。當下繼之檢出一本帳目給我。是夜盤桓了一夜。明日。我便收拾行李。別過衆人。仍舊渡過江去。赴了下水船。仍到上海。又添置了點應用東西。等有了走廣東的海船。便要動身。看了新聞紙。知道「廣利」後天開行。便打發人到招商滬局。去寫了一張官艙船票。到了那天。搬了行李上船。這個船的官艙。是在艙面的。倒也爽快。當天半夜裏開船。及至天亮起來。已經出了吳淞口。走的老遠的了。喜得風平浪靜。沒事便在艙面散步。到了中午時候。只見一個

軍門大人  
之上加以  
甚麼二字  
不滿之甚

人擺着一張小小圓桌。在艙面吃酒。和我招呼起來。請問了姓氏。知道他姓李。便是本船買辦。於是大家叙談起來。我偶然問起這上海到廣東。坐大客房收多少水腳。買辦道。一主一僕。單是一去。收五十元。寫來回票。收九十元。這還是本局的船。若是外國行家的船。還是情願空著。不准中國人坐呢。我道。這是甚麼意思。買辦道。這也是我們中國人自取的。有一回。一個甚麼軍門大人。帶着家眷。坐了大客房。那回是夏天。那位軍門。光着脊梁。光着腳。坐在客座裡。還要支給着腿。在那裡拘腳了。外國人看著。已經厭煩的了。不得了。大餐間裡。本來備著水。廁門上有鑰匙。男女可用的。他那德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馬桶。用了。吞了。洗了。就拿回他自己房裡。倒也罷了。偏又嫌他濕。攔在客座裡。晾着。洗了。裹脚布。又晾到客座椅靠背上。外國人見了。可大不答應了。把他們攆了出來。船到了上海。船主便到行裡。見了大班。回了這件。

事。從此外國人家的船便不准中國人坐。大餐房了。你說這不是中國人自取的麼。我道。這箇本來太不像樣了。然而我們中國人不見得個個如此。買辦道。這箇合了我們廣東人一句話。一個小雞不好帶壞一籠了。正說話時。又有一個廣東人來招呼。自己說是姓何。號理之。是廣東名利客棧。招呼客人的夥伴。終年跟着輪船往來。以便招接客人的。便邀我到廣東住到名利棧去。我答應了。託他招呼行李。這船走了三天。到了香港。停泊了一夜。香港此時沒有碼頭。船在海當中下錨。到了晚上。望見香港萬家燈火。一層高似一層。竟成了個燈山。倒也是一箇奇景。次日早晨。啓輪到了廣東。用駁船駁到岸上。原來名利棧就開在珠江邊上。後門正對珠江。就在後門登岸。安息了一天。便出去勾當我的正事。一面寫信寄給繼之。誰知我到了這裡。頭一次到街上去走走。就遇見了一件新聞。我走到一條街。這條街叫做「沙

基。」基上有一所極大的房子。房子外面掛着藥房的招牌。門口圍了不少的人。像是看熱鬧的光景。我正走過去看看。原來那藥房裏在那裡拍賣。所賣的全是藥水。我暗想這件好事奇怪。既然藥房倒了。只有別人盤受。那裡好拍賣得來。便是那箇買的。他不是開藥房。一單一單的藥水買去做。甚麼呢。正在想着。只見他又指着兩箱藍玻璃瓶的來叫拍。我吃了一驚。暗想外國藥房的規矩。藍瓶是盛毒藥的。有幾種還是輕易不肯賣。必要外國醫生開到藥方上纔肯賣的。怎麼也胡亂拍賣起來呢。此時我身上還有正事。不便多耽擱。只<sup>①</sup>看了一看便走了。下午時候回到名利棧。晚上沒事。廣利船還沒有開行。何理之便到我房裏來談天。他嘴裏有的沒的亂說。一陣說甚麼把韭菜帶到新架坡要賣。一塊洋錢一片菜葉新鮮荔枝帶到法蘭西要賣。五個佛郎一個。又是甚麼播賊表在法蘭西只賣半個法郎一個。他只管亂

所謂姑妄  
言之始妄  
聽之也

原來賭博  
可以起家  
無怪粵人  
之愛賭矣

說我只管亂聽也不同他辯論。後來我說起藥房拍賣一節，很以為奇。理之拍手道：「拍賣了麼？可惜我不知道。不然我倒要去和他記一記帳，看他還撈得回幾個。」我道：「這藥房倒帳的情形，想是你知道的了。理之道，倒帳的有甚稀奇？這是一個富而不仁的人，遭了個大騙子。這位大富翁姓荀，名叫鸞樓。本來是由賭博起家，後來又運動了官場，包收甚麼捐，盡情剝削我們廣東人都恨得他不得。我道他不是廣東人麼？理之道，他是直隸滄州人。不過在廣東日子長久，學會說廣東話罷了。他剝削的錢，也不知多少了。忽然一天，他走沙基經過，看見一個外國人在那裡指揮工匠裝修房子，裝修得很是富麗，不知要開甚麼洋行，托了旁人去打聽，纔知道是開藥房的那外國人。並不是外國人，不過扮了西裝罷了。還是中國的遼東人呢。這荀鸞樓聽

說他是遼東原籍。總算同是北邊人，可以算得同鄉。便又托人介紹去拜訪他。見面之後，纔知到他姓祖，貳臣傳上「祖大壽」之後，單名一個武字。從四五歲的時候，他老子便帶了他到外國去。到了七八歲時，便到外國學堂裡去讀書。另外取了個外國字的名字，叫做（COVE）後來回到中國，又把他譯成中國北邊口音，叫做「勞佛」，就把這勞佛兩個字做了號。他外國書讀得差不多，了便到醫學堂裡去學西醫。在外國時，所有往來的中國人都是廣東人，所以他倒說了一口廣東話，把他自己的遼東話倒反忘記個乾淨了。等在醫學堂畢業出來，不知在那裡混了兩年，跑到這裡來，要開個藥房，恰好這荀鸞樓是最信用西藥的。兩人見面之下，便談起這件事。荀鸞樓問他藥房生意有多少。利息勞佛道：利息是說不定的，有九分利的，也有一二分利的。然而總是利息厚的居多。通扯起來，可以算個七分利錢。荀鸞樓道：

照這樣說。做一萬銀子生意。可以賺到七千了。不知要多少本錢。勞佛道。本錢那裏有一定的。外國的大藥房。幾十萬本錢的不足爲奇。荀鸞樓道。不知你開這個打算多少。勞佛道。我只備了五萬資本。荀鸞樓道。比方有人肯附點本錢。可能附得進去。勞佛道。這有甚麼不可的。荀鸞樓道。那麼我打算附十萬銀子。如何。勞佛滿口答應。便道。如此。我便擴張起來。他兩個因此成了知己。不多幾天。荀鸞樓劃了十萬銀子來。又派了一個帳房來。勞佛便取出一扣三千銀子往來的莊摺。叫他收存。要支甚麼零用。只管去取。從此鋪裏一切雜用。勞佛便不過問。天天只忙着定貨催貨。鋪裏慢慢的用上十多個夥計。勞佛逐一細問。却沒有一個懂得外國話。認得外國字的。荀鸞樓聞得便又替了一個懂洋文的來。勞佛考他。一考說是他的工夫不够用。不要又。道。不過起頭個把月。忙點關着洋文的事。我一個人來就是了。荀鸞樓見他。

習勤耐勞倒反十分敬重他。起來過得個把月，勞佛對荀鸞樓道：「我的五萬資本因爲擴充生意起見已經一齊拿去定了貨了，尊欸十萬我托個朋友拿到匯豐存了。我本要存逐日往來的，誰知他拿去給我存了六個月期，真是誤事。昨日頭批定貨到了，要三萬銀子起貨，只得請你暫時挪一挪，好早點起了出來。早點開張，荀鸞樓滿口答應，登時劃了過來。到了明天果然有人送來無數箱子，方的長的大小不等，勞佛督率各小夥計開箱子，開了出來，都是各種的藥水，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登時滿坑滿谷起來。後來陸續再送來的，竟來不及開了，開了也沒有架子放了，只得都堆到後頭棧房裏去。足足堆了一屋子，荀鸞樓也來看熱鬧。又一問訊，這是甚麼，那是甚麼，勞佛也一一告訴了。正在忙亂之際，忽然一個電局信差送來一封洋文電報，勞佛看了，失驚道：「怎麼就死了？唉，這便怎麼處？」荀鸞樓忙問：「死了甚麼人？」

勞佛把電報遞給他看了。是一字不認得的。勞佛便告訴他道：「香港大藥房裡一個總理配藥的醫生他是我的好朋友。將來我這裏有多少事還靠他幫忙呢。誰知他今天死了。他的遺囑他死後叫我去暫時代理他的職業。在交情上又不得不去。這一去最少也要三個月。那外國派來的人纔得到這裏又有事怎樣呢。荷鶯樓也睽住了。勞佛想了一想道：「這樣罷。我到香港去找一個配藥的人到這裏代了我罷。帳房道：「這裡沒有人懂話。怎樣辦呢。勞佛道：「這個不要緊。我找一個懂中國話的來十分找不着。我叫他帶一個細崽來。你們要和他說話只對細崽說。就是好在只有三箇月。我就來的。荷鶯樓問他：「香港那大藥房是甚麼招牌。勞佛囁囁咕咕說了個外國名字道：「中國名字叫甚麼。我也記不大清楚了。等到了那裏寫信來通知以便通信罷。我今天要坐晚輪船去了。說罷取出許多外國字紙來交代給帳房一。

指點這一疊是燕威士這個貨差不多就要到的了。這一疊是定單。這裡面那幾張是電定的。那幾張是信定的。洋行裡倘有燕威士送來便好好收下。打還他回單。圖書又拿出一扣摺子來。十分慎重的交代道。這就是我那誤事朋友代存匯豐的十萬銀子的存摺。是那一天存的。扣到那一天便到了。六個月期。你便去換。上一個逐日往來的摺子。以便隨時應用。荀鸞樓拿起摺子一看。道。怎麼我存匯豐的存摺不是這個樣子。勞佛道。匯豐存摺本來有兩種。一種用給中國人的一種用給外國人。我這個是託一個外國朋友去存的。所以和用給中國人的兩樣了。勞佛交代清楚也不帶甚麼行李。只提了一個大皮包便匆匆上晚輪船到香港去了。這裡一等五六天杳無音信。看見貨物堆滿了一鋪子。不便久擱。只得先行開張。誰知開張之後。凡來買藥水的。無有一個不來退換。退換去了。又回來要退還銀子。原來那瓶。

子裡全是一瓶一瓶的清水。除了兩箱林文烟花露水。和兩箱洋胰子。是真的其餘沒有一瓶不是清水。帳房大驚連忙通知荀鸞樓。叫他帶了懂洋文的人來查看各種定單。燕威士誰知都是假造出來的。忙看那十萬銀子存摺時。那裡是甚麼匯豐存摺。是一個外國人用的日記簿子。這纔知道遇了騙子。忙亂起來。派人到香港尋他。他已經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再查那棧房裡的貨箱。連瓶也沒有在裡面。一箱箱的全是磚頭瓦石。所以要拍賣了這些瓶。好退還人家。房子啊。我道。這個甚麼勞佛。難道知道姓荀的要來兜搭他。故意設這圈套的麼。理之道。這倒不見得。他是學醫生出身。有意要開個藥房。自己順便掛個招牌。行道也是極平常的事。等到無端碰了這麼個冤大頭。一口便肯拿出十萬。他便藥得如此。設施了。像這種剝削來的錢。叫他這種失去。還不知多少人拍手稱快呢。正是

惇人自應還惇出。且留快語快人心。

未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中國有一種人。其對於外人。無一處不自取其辱。而累及一羣。言之殊甚切齒。如此回之軍門大人者。蓋比比然也。所最奇者。愈是大人。先生愈多。此種醜態。此則令人不解者矣。

曾見某笑柄載一條云。鄉人至滬。見修路碾機。誤爲汽車。問能乘至鄉間否。人曰。能。余即賣車票者。鄉人予以資。取得一紙。便擬登機。司機人呵之。則曰。吾已購得車票矣。出示之。則一紙捲烟之招牌紙也。可與此以日記簿充存摺者。同發一笑。

醫士之開設藥房。其始斷非騙局。特利令智昏者之自取耳。然則世路雖險。究亦多自蹈之者。止不必動輒尤人也。或曰。然則人之信我投我者。即

當歎之耶。則應之曰。如子言。則怪現狀。可以不作矣。

---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丁卷)終



05692



